ロ 12
3764
238

b12
3764
238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五

今文尚書經說攷四　南菁書院

虞夏書十八　夏書二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甘誓弟十八

今文尚書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不服啟伐之大戰于甘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集解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正義曰括地志云雍州南鄠縣本夏之扈國也地理志鄠縣古扈國有戶亭訓纂云戶扈鄠三字一也古今字不同耳

後漢書馮衍傳衍顯志賦曰訊夏啟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

91-271

傾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史記夏本紀啟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案說文言部譽咨也段玉裁云譽者今之嗟字也堯典曰咨甘誓則曰嗟此唐虞書與夏書語言之別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史記夏本紀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集解鄭元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

案尚書大傳以齊七政謂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所以爲政也則鄭君此注以五行爲四時所行之政以三正爲天地人之正道本於伏生大傳是用今文說也尚書釋文引馬融曰三正建子建丑建寅也殆從古文說然三正爲天地人三統則其誼亦相近矣

又案三正釋文云徐音征段玉裁云此舊音也古耕清部皆有平無去上正字不論何訓皆讀平聲正月其一也或謂秦人諱政而改正月字爲平聲眞淺陋之見

漢書地理志右扶風鄠縣古國有扈谷亭扈夏啟所伐

刑法志夏有甘扈之誓

王莽傳曰威侮五行

案說文邑部云扈夏后同姓所封戰於甘者在鄠有扈谷甘亭尚書釋文引馬融曰有扈氏姒姓之國爲無道者正義亦云馬鄭王與皇甫謐等皆言有扈與夏同姓竝依世

本之文楚語云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夏有觀扈周有管蔡是其恃親而不恭也是今文古文說同水經渭水篇注曰渭水又東合甘水出南山甘谷北逕甘亭西在水東鄠縣

昔夏啟伐有扈作誓于是亭是也

天用剿絕其命

史記夏本紀天用剿絕其命

白虎通壽命篇命者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怠棄三正

天用剿絕其命矣

說文水部灅讀若夏書天用剿絕

天用剿絕其命

說文刀部剿絕也从刀巢聲夏舊譌作周非是書曰天用剿絕其命

案說文兩引夏書一作剿字一作勦字此兼採今古文之異字也尚書釋文載馬融本作剿與史記合然則知作剿者古文尚書及歐陽家之文作剿者大小夏侯尚書之文也漢書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剿胡子又詔曰如黠賊不解散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剿絕之矣剿絕二字即用此尚書甘誓之言玉篇刀部剿絕也一作勦同今史記本剿字誤作力旁非是廣雅勦勞也曹憲音注辨禮記剿說从刀左傳剿民从力其義甚明

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共命

史記夏本紀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女不其命○集解鄭元曰左車左右車右

案隸古定本尚書左不攻于左下有女不其命句今據罍子明鬼下篇所引夏書禹誓亦無女不其命四字與夏本紀同

漢書王莽傳其行天罰

案王莽傳其行天罰句凡兩見又翟義傳此句亦兩見今尹維龔行天之罰

漢書敘傳龔行天罰赫赫明明

後漢書班固東都賦龔行天罰

白虎通三軍篇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尚書曰命尹維恭行天之罰此所以言開自出伐有扈也

案白虎通引尚書此句與其所作漢書及東都賦皆不同段玉裁云命字乃今之誤其其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漢書敘傳龔行天罰文選卷五十作恭亦誤也按說文共部曰供共同也龔給也人部曰供設也一曰供給也是則供龔音訓俱同而古經假共爲龔尚書甘誓其行天之罰傳云其奉也奉與給義同此假共爲龔也故呂氏春秋高誘注引正作龔龔訓奉非恭敬之謂也尚書恭敬字不作共其共奉字不作恭漢石經之存於今者無逸一篇中嚴恭作恭懿共維正之共皆作共可知二字之不相混又按史記一書如似恭漫天貌曰恭嚴恭寅畏皆不作共而甘誓牧誓共行天之罰皆不作恭漢書恭敬字亦皆不借共爲之可見

自古分別古文尚書今文尚書所同也後人分別龔字不用而龔給字乃專用供矣

呂氏春秋先已篇高誘注書曰大戰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維龔行天之罰

案三國吳志三嗣主傳裴松之注引孫盛曰豈龔行天罰伐罪弔民之義乎用龔字亦與高誘同

文選鍾士季檄蜀文命授六師龔行天罰○李善注尚書曰予惟龔行天之罰

案文選東都賦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李善注引尚書武王曰今予惟龔行天之罰又後

漢書班固傳李賢注引尚書同段玉裁云李善注文選之例如文選作龔尚書作共必引書而明之曰共與龔同然則唐初尚書本實有作龔者矣

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史記夏本紀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

案詩小雅出車箋云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政段玉裁曰此用甘誓語也甘誓傳云御以正馬爲政者也蓋傳以正馬釋政字是經文原作政與史記合今本作正者非也鄭箋一作憂其馬之不正亦非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史記夏本紀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春秋公羊傳文十年何休注云書曰用命賞于祖
周禮小宗伯注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又大司寇職大軍旅戮于社注引鄭司農說以書曰不用命
戮于社

案唐石經尚書不字作弗攷蔡邕獨斷引書亦作不用命
與史記及公羊注周禮注所引合皆據三家今文也
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所爲羣姓立社也天
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于此社授以
政尚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孚則奴戮女
史記夏本紀孚則帑戮女

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
孚則奴戮女論語曰以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
漢書王莽傳莽曰秦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孚則奴
戮女唯不用命然後被此辜矣○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爲
奴也說書以爲奴子也戮及妻子此說非也

案匡謬正俗云商書湯誓孚則孥戮汝孔傳云古之用刑
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云孥戮權以脅之使勿犯也按孥
戮者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
周書秦誓稱囚孥正士亦謂或囚或孥也豈得復言并子
俱囚也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戹奴僇苟活蓋引
商書之言以爲折衷矣段玉裁曰按古奴婢妻帑字皆作

奴故鄭司農釋尚書之奴爲奴婢臣謬正俗奴戮一條可證經文本作奴不作孥古時字少同一奴字而或訓奴婢或訓子息皆一字可包眾說後人因孔傳訓子則改奴爲帑爲孥帑字尚屬六書之假借作孥則不可從矣葬所用者今文尚書說也先鄭注司厲引尚書亦用今文說漢書季布傳贊亦是用今文說其字則古文今文皆作奴也史記作帑字乃淺人所改耳

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

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則孥戮女

案尚書正義引鄭注湯誓云大罪不止其身又帑戮其子孫與先鄭注周禮義異而鍾繇詰玠罪及妻子之語同於鄭君疑是今文尚書大小夏侯之異說僞孔傳之解卽本於鄭注然此不用命者止宜戮其人爲奴非戮及其子孫也先鄭之說於義爲長

附錄

墨子明鬼下篇夏書禹誓曰大戰于甘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于中軍曰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有曰日中今予與有扈氏爭一日之命且爾卿大夫庶人予非爾田野葆士之欲也予共行天之罰也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若不共命御非爾馬之政若不共命是以賞于祖而僇于社賞于祖者何也言分命之均也僇于社者何也告聽之

中也

案墨子所引似即此經之文而多于此者古人引書或以訓詁增成其義也史記引書多有此例墨子所見尚書在秦火未焚之前當與壁中本古文尚書同而兩攻字皆作其其義蓋亦訓爲供奉如柴誓無敢不共之謂也左不共于左下亦無女不共命句與史記所引合足證古文今文尚書皆無此一句也其攻古者聲相同竊以作其字於義爲通三國志毛玠傳鍾繇引書亦作其疑是三家之異文正字作政亦與夏本紀文同惟伐有扈者乃禹子啟而墨子竟作禹誓豈其時大禹尚在與呂氏春秋先已篇云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相曰不

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又豈有扈在夏時固屢服叛與孫詒讓校本以相字爲柏之譌其下脫去啟字攷定當爲相啟蓋據高誘注引尚書甘誓文以證其事故知確爲柏啟也然則墨子書禹誓或亦甘誓之譌耳說苑政事篇載此事亦以爲禹其譌與呂覽同

吳越春秋曰禹崩傳位與益益服三年思禹未嘗不言喪畢益避禹之子啟於箕山之陽諸侯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子也啟遂即天子之位治國於夏遵禹貢之美悉九州之土以種五穀累歲不絕啟使以歲時春秋而祭禹於越立宗廟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千八十五終

長洲彭清鰊
吳縣汪家禧　校

於南山之上

又案越絕書曰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經曰夏啟獻犧於益此之謂也喬樅攷三國魏志文帝紀裴松之注引魏略霍性諫南征疏有昔夏啟隱神三年之語疑啟居禹喪益又避啟去於箕山之陰有扈氏乘其閒隙遂覬覦神器有叛逆之狀故啟率六卿興師討罪大戰於甘作誓當是啟卽位初年事益雖避啟讓國而啟思其德終身不忘故於益歿後歲善犧牲祀之越絕書所引經曰云云蓋出逸書百篇中佚文賸句之散見於傳記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六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五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商書九

湯誓弟二十九

今文尚書五

湯曰格爾眾庶悉聽朕言

史記殷本紀夏桀爲虐政淫荒而諸侯昆吾氏爲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伐桀湯曰格爾眾庶來悉聽朕言

案古文尚書作王曰殷本紀則作湯曰下文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是誓師之時尚未稱王

也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已誅無道今誅得爲王故
先伐文家言天命已成爲王者乃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
正朔也白虎通用今文家說今文尚書祇作湯曰故白虎
通說有文家質家之異史記亦用今文故亦作湯曰云云
至作湯誓之下乃云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蓋自伐
昆吾後遂伐桀既已興師誓衆是卽先伐之義故其後遂
稱王也

大戴禮少閒篇禹崩十有七世乃有末孫桀卽位桀不率先
王之明德乃荒耽於酒淫泆於樂德昏政亂作宮室高臺汙
池土察以民爲虐粒食之民惛焉幾亡乃有商履代興商履
循禮法以觀天子天子不悅則嫌於死成湯卒受天命不忍

天下粒食之民刈戮不得以疾死乃放移夏桀散亡其佐乃
遷姒姓於杞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嘗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
咸合諸侯作八政命於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於天粒
食之民昭然明視民明教通於四海海之外肅愼北發渠搜
氐羌來服

漢書律厤志成湯書經湯誓湯伐夏桀金生水故爲水德天
下號曰商後曰殷○孟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
號

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亂爲商
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割之之謂王制殺生威之謂王王者往也爲天下所歸往也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史記殷本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案匪非古相通用爾雅釋言俾舉也尚書文當本作俾字

史記以訓詁代之故作舉亂也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

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二十三字在予維聞女

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二十二字

之下與馬鄭王本尚書先後倒易疑是錯簡藝文志言劉

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尚書酒誥脫簡一召

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

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史記所

載湯誓據歐陽尚書本雖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然

未校定之前則其篇中之有錯簡固宜也段玉裁曰古文

尚書少稷出夏多罪三字古今文字數不同今不可攷者

多矣又按漢書劉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得此逸禮

逸書春秋左氏曰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衍字或閒編脫

簡即藝文志所謂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也閒編師古

云謂舊編爛絕就更次之前後錯亂也閒古莧反文選作

或脫簡或脫篇玉裁謂無傳字當依文選脫編作閒編當

從漢書湯誓正閒編之一證

今爾有眾女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政

史記殷本紀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而割

政

案劓政者劓剝之虐政今本尚書作劓正夏夏乃衍字政正古相通用僞孔傳云正政也言奪民農功而爲劓剝之政竝不解夏字是梅賾本亦無夏字也段玉裁曰尚書正義云爲劓剝之政於夏邑增此三字以暢經意耳後人據正義而妄增經文夏字殊謬

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女其曰有罪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女其如台何

案奈何者如台之訓也放高宗肜日篇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篇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作其奈何皆以訓詁代之也與此正同段玉裁曰據史記則今文說台不訓我僞孔傳三處說皆不順不如史記爲長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謂顏閔其奈之何言不能勝之也正用尚書句法班固典引曰作者七十有四人今其如台而獨闕也謂如何而不封禪也又按盤庚上卜稽曰其如台亦如何也與湯誓西伯戡黎之如台史記作奈何正合僞孔傳皆訓台爲我覺語意亦不順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

史記殷本紀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

案尚書正義引馬融云遏止也史記多以訓詁代經文割

作奪邑作國亦皆以訓詁代之割剝猶攘奪也說文邑部
曰邑國也牧誓姦宄于商邑周本紀亦作商國
白虎通京師篇夏曰夏邑殷曰商邑周曰京師尚書曰率割
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
有眾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女皆亡
史記殷本紀有眾率怠不和曰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集解馬融曰眾民相率怠惰不和同
尚書大傳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
歌曰盍歸于亳盍歸于亳亳亦大矣故伊尹退而閒居深聽
樂聲更曰覺兮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不樂兮
伊尹入告于王曰大命之去有日矣王倜然歎啞然笑曰天
之有日猶吾之有民也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是以伊
尹遂去夏適湯○注云亳湯之都也深聽歌聲思其故也是
時伊尹仕桀覺兮較兮謂先知者較謂直道者格至也吾謂桀也
桀自比于天言常在也比于日言去復來也
新序刺奢篇桀作瑤臺爲酒池糟隄縱靡靡之樂羣臣相持
而歌曰江水沛沛舟楫敗兮我王廢兮趣歸薄兮薄亦大矣
樂兮樂兮四牡蹻兮六轡沃兮去不善而從善何不樂兮伊
尹知天命之至舉觴告桀曰君王不聽臣之言亡無日矣桀
拍然而作啞然而笑曰予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
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於是接履而趣遂適湯湯立爲相
故伊尹去夏入殷殷王而夏亡

說苑敬愼篇夏桀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祀荒淫于樂沉酗于酒此忘其身者也

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

孟子梁惠王篇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趙岐注曰湯誓商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爲無道百姓皆欲湯其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案曷喪孟子書作害喪曷害古今文之異孟子所引湯誓蓋據古文尚書也毛詩害澣害否害卽曷之古文是其證也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此歐陽今文說也尚書正義引鄭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於日曰是日何嘗喪乎日若喪亡我與女亦喪亡引不亡之徵以脅恐下民也其義卽本之伏生大傳桀以日自比民卽因桀之言而相謂曰是日何時喪予亦與女偕亡此卽孟子所謂民欲與之俱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史記述湯誓文以訓詁代之語意正與孟子脗合知此義相傳已久歐陽家之說爲得其實趙岐注訓害爲大謂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其義特異害曷何胡古相通用何與大義亦通故害字得訓爲大邠卿此注疑本之小夏侯說漢書夏侯勝傳言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章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爲夏侯勝所譏謂爲章句小儒破碎大道邠卿此注旣與孟子下文民欲與之偕

亡文氣不貫且亦非尚書經意也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集解曰尚書理字作賚鄭元曰賚賜也

案錢大昕云理賚聲相近詩釐爾圭瓚鄭康成引作賚釐理義亦通也段玉裁云按徐仙民古文尚書音賚音來然則賚古音同釐古音平上爲一類亦同理又云篇中湯自稱予一人則古文湯誓篇首稱王曰志其實也

說苑權謀篇湯欲伐桀伊尹曰請阻乏貢職以觀其動桀怒起九夷之師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是罪在我也湯乃謝罪請服復入貢職明年又不供貢職桀怒起九夷之師九夷之師不起伊尹曰可矣湯乃興師伐而殘之遷南巢氏焉

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奴戮女罔有攸赦

史記殷本紀女無不信朕不食言女不從誓言予則孥戮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桀敗於有娀之墟桀奔於鳴條○集解曰詩云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毛傳曰武王湯也○索隱曰左傳云食言多矣能無肥乎是謂妄言爲食言○正義曰括地志云高涯原出蒲州安邑縣北三十里南坂口卽古鳴條陌也鳴條戰地在安邑西中論賞罰篇曰人君明乎賞罰之道則治不難矣故先王務賞罰之必行書曰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

戮汝罔有攸赦

案匡謬正俗辨此篇孥戮字非孥子之孥其說甚詳已見前廿誓篇

三國志後主傳曰戮及妻孥罔有攸赦

長洲彭清鄒
新陽汪之昌校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六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商書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殷庚上弟五十一

今文尚書六

案洪适隸釋卷十四載蔡邕石經殘碑于殷庚下篇首句百盤字作般攷周禮司勳注引尚書正作般庚又周易屯初九磐桓利居貞釋文云本亦作盤仲秋下旬碑作般桓漸六二鴻漸于磐漢書郊祀志作鴻漸于般則知盤本作般也

史記殷本紀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盤庚之時殷

巳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遷五遷無定處般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甯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迺作盤庚三篇○集解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正義曰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遷敖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盤庚渡河南居西亳是五遷也○索隱曰尚書盤庚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此以盤庚崩弟小辛立百姓思之乃作盤庚由不見古文也

案史記索隱說非是小司馬所据尚書本盤庚三篇敘敘在伏生所傳尚書二十九篇中非獨古文有百篇敘今文亦有之也太史公嘗從孔安國問古文說竝非不見古文者尚書釋文引馬云盤庚祖乙曾孫祖丁之子不言盤庚誥何非但錄其語也取其徙而立功故以盤庚名篇謂此三篇中或告臣或告民皆誥體也左傳哀十一年伍員引此中篇文俾般庚之誥茲不以誥名篇是取其徙而立功也然則三篇是遷都後所錄非遷都時所作可知矣今攷般庚三篇竝非一時之事鄭君注云祖乙居耿後奢侈踰禮土地迫近山川嘗圮焉至陽甲立般庚爲之臣乃謀徙居湯舊都民居耿久奢淫成俗故不樂從上篇是般庚爲

臣時事中篇下篇般庚爲君時事既非一時之事則史記所云崩後百姓思之乃作般庚謂史臣追敘其前後事作爲三篇自是紀實之語不得議其與書敘違也

漢書孔光傳光以爲禮立嗣以親以尚書般庚殷之及王爲比

案光父霸治尚書事太傅夏侯勝光霸之少子也經學尤明是光於尚書習大夏侯之學也

班固東都賦曰遷都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

三國魏志注引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般民胥怨故作三篇以曉天下之民

案司馬彪續漢書同

漢書翼奉傳曰盤庚遷殷

又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

案般庚遷殷復湯之舊都也詩元鳥箋云湯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正義曰書序云湯始居亳又云般庚時治亳殷于湯言亳于般庚言亳殷則知殷是亳地之小別名故知湯自亳之殷地而受命也鄭尚書注亦云亳今河南偃師有湯亭續漢志河南尹偃師云有尸鄉注引帝王世紀曰尸鄉在縣西三十里又引皇覽曰偃師有湯亭有湯祠說皆與班志合班志云宋地今之沛梁楚山陽沛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又云昔堯游成陽舜漁雷澤

湯止于亳此亳字當作薄管子輕重篇云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荀子議兵篇云古者湯以薄武王以鎬伏生大傳云盍歸於薄薄亦大矣劉向新序云趣歸薄兮薄亦大兮是也薄者湯爲諸侯時所居漢屬山陽郡後漢分其地爲蒙穀熟與薄改屬梁國續漢志梁國甯陵云故屬陳留有葛鄉故葛伯國薄云故屬山陽湯所都孟子稱湯居亳與葛爲鄰亦卽此薄也晉又改薄爲亳後人遂往往指稱亳在梁國沛陰山陽之間而其實湯有天下後所都則在偃師與宋地無涉故班氏於梁沛陰山陽諸郡皆不言湯都而獨繫之偃師也

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

說文頁部籲呼也从頁籥聲讀與籥同商書曰率籲衆戚

案僞孔傳以籲字訓和與召誥篇籲訓呼不同王鳴盛曰戚蓋謂貴戚曉諭臣民必由近臣始故呼召之下文云般庚敷于民由乃在位卽衆戚也僞孔傳改戚作感訓籲爲和訓感爲憂謂率和衆憂之人不詞甚矣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甯不常厥邑于今五邦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遭時制都不常厥邑

又楊彪傳彪議曰移都改制天下大事故般庚五遷殷民胥怨

案彪議所云般庚五遷者謂自仲丁以後已五遷都今般

庚又復欲遷亳民以遷徙不常迄無甯處故胥怨望非謂
般庚已身有五遷之事也觀史記言迺五遷無定處殷民
咨胥皆怨不欲徙卽篇中所謂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
不常甯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也後人誤解般庚五遷之語
遂以爲五遷皆出般庚斯爲妄矣

又案五邦見于書敘者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
于耿馬融曰五邦謂商邱亳囂相耿也鄭康成曰湯自商
徙亳數商亳囂相耿爲五鄭注與馬同王肅亦云然僞孔
傳以般庚遷殷入五邦之數與馬鄭王不同然據經上言
先王下言今不承于古必不可以己方欲改遷之殷充入
其數明矣喬樅聞之先大夫曰五邦當自湯以後所遷之

邦數之竹書紀年云仲丁元年自亳遷于囂書疏引李氏
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云仲丁自亳徙囂在河北也或
云河南敖倉是史記殷本紀帝仲丁遷于隞索隱曰隞亦
作囂括地志滎陽城殷之敖地也亦曰囂在敖山之陽山
上有城秦置倉其中曰敖倉紀年又云河亶甲元年自囂
遷于相史記殷本紀河亶甲居相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殷
城在相州內黃縣東南十三里卽河亶甲所築都之故名
殷城也魏書道武幸鄴訪立州名崔光取亶甲居名之爲
相州是也紀年又云祖乙元年自相遷于耿史記殷本紀
祖乙遷于邢索隱曰邢音耿近代本亦作耿今河東皮氏
縣有耿鄉括地志云絳州龍門縣東南十二里耿城故耿

國也左傳閔元年杜注平陽皮氏縣東南有耿鄉開皇之
耿州卽爲邢故通典亦云祖乙遷邢是邢卽耿也紀年又
云祖乙二年圮于耿自耿遷于庇八年城庇其後祖甲開
甲史記作沃甲祖丁皆居之又南庚三年遷于奄郡國志魯國
卽奄國左氏昭四年傳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曰商奄者
或以商嘗遷此乎亳爲湯所開國定都不宜以受命興王
之地并入五遷之數蓋斷自湯有天下後言之囂也相也
耿也庇也奄也是爲五邦路史云庇奄書所不載而世儒
輒以湯與般庚之兩都足之誤矣或更以五遷皆出般庚
尤爲妄也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顚木之

有由櫾

說文木部櫾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㭎櫾
重文槷云櫾或从辥聲不云古文槷从木無頭梲云亦古文
櫾

又㠯部㭎木生條也从㠯由聲商書曰若顚木之有㭎枿古
文言由枿

案徐鍇曰說文無由字今尚書只作由枿蓋古文省㠯而
後人因省之通用爲因由等字从㠯象枝條華茵之形徐
鼎臣等案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也用枿之語不通
段玉裁曰古文言由枿徐鍇本無此五字古文者謂孔安
國所傳壁中古文也据此一處是許君親見孔壁尚書之

證先引今文而附見古文明今文作粵古文作由作粵爲長也古文作由僞孔傳從之訓爲用也雖本釋詁而用枒之語不通徐鼎臣之言誠然矣春秋昭八年左氏傳曰史趙曰陳顓頊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杜注云由用也玉裁謂此由字亦當作粵猶將復由與是以卒滅語意以生滅相對析木之津寅位也故曰猶將復由詩序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詳由儀之由當作粵與由庚之由不同序稱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以生訓由以宜訓儀惠定宇說也與商書左傳合尚書古文左傳詩序皆假由爲粵徐鍇云說文無由字如其說則粵字下不當曰由聲說文全書內由聲之字皆當作粵省聲矣說文自有由字不知在何部而脫佚其音義俱不傳矣許君古文言由枒五字正說文有由字之證而楚金刪去以證其說文無由字之臆說許云古文言由則作粵之爲歐陽夏侯尚書僚然也食貨志黎民祖饑孟康曰祖始也古文言阻正與此粵古文言由同言猶稱也近人不知此恉乃謂作粵者爲眞古文作由者爲僞孔本矣喬樅謂段說是也許云古文言由枒此枒字當作梓木部云梓亦古文檟可證也枒者梓之隸變耳釋文引馬云顚木而肆生曰枒馬治古文尚書者是枒卽梓字也顚字亦槓之假借說文頁部云顚頂也木部云槓木頂也一曰仆木也然則槓爲正字顚爲假借字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般庚敷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

白虎通號篇曰或稱天子或稱帝王何以爲接上稱天子明以爵事天也接下稱帝王者得號天下至尊言稱以號令臣下也故尚書曰格汝眾

案今本白虎通引尚書作裕汝眾裕字乃格之譌也

說苑反質篇曰殷之般庚大其先王之室而改遷於殷茅茨不翦采椽不斲以變天下之視夫品庶非有心也以人主爲心苟上不爲下惡用之

荀悅申鑒時事篇曰盤庚遷殷革奢卽約化而裁之與時消息眾寧盈虛不常厥道尚知貴敦古今之法也民寧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

尹告女訓女猷黜乃心無敖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

說文言部譒敷也从言番聲商書曰王譒告之

案尚書正義本作王播告之修僞孔傳云王布告人以所修之政讀修字上屬爲句据說文所引不聯修字知漢經師舊讀告之絕句然則作譒者當亦爲今文尚書矣王謂陽甲也王鳴盛曰鄭以上篇般庚爲臣時作經雖無明文然中下篇皆首言般庚其下止言曰不稱王此篇言般庚敷于民繼以曰無或敢伏云云是般庚之言也繼以王命

衆云云則王乃陽甲非般庚矣王若曰者是般庚述王之言猶多士多方周公述成王命俾王若曰也詳玩經文上篇敘次自與中下篇不同鄭注確甚

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女懋懋

說文心部懋拒今刻說文本脫去拒字善自用之意也从心敄聲商書曰今女懋懋重文聲云古文從耳

案據說文聲古文從耳則懋乃三家今文也尚書釋文引馬融云聒聒拒善自用之意與許君說文合疑馬本是作懋字今文古文家竝無異訓尚書正義引鄭云聒讀如聒耳之聒聒聒難告之貌然則鄭本蓋亦同說文作懋故讀如聒也段玉裁云古文从耳作聲此壁中故書字也唐以前尚書作懋懋故釋文大書懋懋注云馬及說文皆云拒善自用之意今本釋文係開寶中依衛包妄改之本書作聒聒鄭注尚書本當云懋讀如聒耳之聒懋懋難告之貌此與許馬拒善之意皆言其不可教訓不知話言非多言謹聒之謂讀如聒耳之聒者此讀如非讀爲也漢人注經凡言讀爲者易其字凡言讀如者擬其音說文乃字書故有讀如無讀爲經注則讀如讀爲二者錯出也懋音同聒非訓聒也孔穎達衛包妄認懋聒爲古今字不知小篆從心作懋古文從耳作聲皆謂耳不肯聽心不肯從其理一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小篆而許叔重仍之懋聲與聒字絕不相涉也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

不施予一人

白虎通號篇曰王者自謂一人者謙也欲言材能當一人耳故論語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臣謂之一人何亦所以尊王者也以天下之大四海之內所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

案此引卽是篇不惕予一人之文也江聲云古文惕作慆从心从狄聲狄與放近心與也亦相似故慆譌爲施或以爲逸文非也段玉裁云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敭也曹憲音施

失易反敭亦跌反喬樅謂段說亦通如其說則作施者當是三家之異文也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司爟注爟讀如予若觀火之觀

案鄭君讀爟爲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爟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爟火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爟之爟皆當訓爲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僞孔傳訓觀火爲視火其說非是

予亦炪謀作乃逸

說文火部炪火光也从火出聲商書曰予亦炪謀讀若巧拙

之拙

案玉篇火部炪云火光也鬱也王鳴盛曰此疑衍一也字當作火光鬱也鬱則不光矣許云讀若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尚書炪字爲拙非也經言尹威若熒火之猛烈但尹炪謀細威不用使汝縱逸不肯徒也段玉裁曰按火光也廣韻集韻所引皆同類篇引作火不光也攷集韻六術云炪鬱煙貌九迄爨字下云炪爨煙出也玉篇爨字下亦云煙出也然則類篇炪火不光也近是許所据尚書作炪當是壁中古文假炪爲拙如假敢爲好假狟狟爲桓桓取其同音而捨其字之本義也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爲拙字耳喬樅謂此不然也如實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易炪爲拙則

許君引商書當云讀爲巧拙不當云讀若矣漢人釋經讀爲者易其字讀若者擬其音許君既辨之審何於此復亂其例乎且馬鄭王皆治古文尚書者梅賾之僞古文傳卽本於王肅而隸古定本仍作拙謀足證改炪爲拙當在唐衛包時斷非孔安國所改今文尚書當與古文尚書同作炪拙謀竝非有異文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嗇乃亦有秋

說文糸部紊亂也从糸文聲商書曰有條而不紊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嗇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

案据漢書則三家今文皆作嗇字不從禾旁作穡也此穡

作嗇與漢石經殘碑毋勑篇稼穡字作嗇者合

女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爾雅釋詁孫炎注曰昏夙夜之勞也書曰不昏作勞

案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卽用般庚篇之語是知三家今文皆作昏字尚書釋文云昏馬同本或作敳爾雅昏敳皆訓强故兩存喬縱謂昏者敳字之淆借三國志裴松之注引鄭尚書注云昏讀爲敳敳勉也尚書正義引鄭注同文選西京賦注引薛綜曰昏勉也是用鄭誼勉卽强之謂耳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君勸分務本穡人昏作○注般庚曰墮農自安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爲敳敳勉也

案裴注引般庚文惰農作墮農疑卽惰字之譌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旣先惡于民乃奉其恫女悔命何及

漢熹平石經口口命何及

案梅賾本尚書命字作身今據隸釋載熹平石經尚書殘碑則三家今文是作悔命何及矣

相時敳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

漢熹平石經相口敳口

案梅賾本尚書作儉民今据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作斂字是三家今文皆作相時斂民也說文心部云忩疾利口也从心冊聲商書曰相時忩民許所据尚書作忩此古文也尚書釋文引馬云儉利小小見事之人也攷立政篇勿用儉人釋文云本亦作忩馬于彼亦訓利但以爲佞人耳此篇今文作斂蓋忩之聲近假借字段玉裁曰忩與儉義同而音異大徐作从心從冊小徐作从心冊聲訂以女部嫌字下曰从女刪省聲則此亦當爲刪省聲傳寫譌脫耳刪省聲則與散字異音同爲說文音者因尚書儉在閉口部遂讀忩亦息廉反殊失古意石經唐時尚存正義曰伏生所傳謂之今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釋文敘錄曰伏生所誦是曰今文闕謬處多故不別記此陸氏不載石經駁異之指也喬從謂去聖久遠經學難明漢時三家尚書並立學官所以廣異義而扶微學也與其過而廢之毋甯過而存之況三家今文實尚書所賴以僅存者其寶貴宜何如陸氏乃見不及此而輕弃之惜哉

女曷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杜預左傳注曰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不可撲滅

案隱六年左傳云長惡不悛從自及也雖欲救之其將能

乎引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莊十四年傳引同近人說尚書者以杜預未見僞孔書其注左傳必本漢儒舊說謂此經本有惡之易也句爲僞孔所刪而擅補之段玉裁曰按惡之易也四字㸚栝上文女不和吉已下七十餘字蓋以詞繁而約結之古人早有此法左傳引經有㸚栝其下文者如文王所以造周也康叔所以服宏大也是也有㸚栝其上文者如惡之易也是也有㸚栝其全文者如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是也喬樅謂段說良韙左傳言惡之易之承上文長惡不悛語氣故以此四字㸚栝般庚誥語杜注謂般庚言惡易長云云亦申釋左傳語氣必以此證經文本有惡之易也四字未足爲據

則維女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迨任有言曰人維舊器非救舊口口

維新

熹平石經人維舊口口救舊口口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求字作救者假借字也周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求爲救是亦以救爲求字與此經假借正同又堯典旁迪說文引虞書亦爲旁救迪救同从求聲故亦可假借用也迨字集韻六脂曰迨侍夷切迨任古賢人書迨任有言說文辵部遲或从尸作迟然則遲般庚或作迨當是三家之異字故說文兼載之

人維求舊

風俗通窮通篇書曰人惟求舊

三國志許靖傳注引王朗與靖書云書曰人惟求舊

案應劭及王朗竝引書作人惟求舊人惟下多一求字與

石經今文尚書異蓋三家之本亦或小有不同耳朗嘗師

事太尉楊賜其於尚書當是習歐陽之學也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許愼五經異義曰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

案異義云卿不得世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則權并一姓

妨賢塞路專政犯君故經譏周尹氏齊崔氏也左氏說卿大夫得世祿不得世位父爲大夫死子得食其故采而有賢才則復升父故位故傳曰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謹案易爻位三爲公二爲卿大夫訟六三曰食舊德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引尚書云云又引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也世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據許君引尚書盤庚云云是以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爲卿大夫世祿之證鄭駁異義引尚書世選爾勞又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攷詩小雅裳裳者華序曰古之仕者世祿鄭引詩刺幽王絕功臣之世也鄭箋膏肓云公卿之世立大功德

先王之命有所不絕者卽殷庚篇所謂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罰也詩不顯亦世箋云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是鄭以世祿其常也有功亦得世位與許微異僞孔傳本作予敢動用非罰刪去不字予不絕爾善絕字作掩均非是此經下文云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亦字卽承上文不敢動用非罰而言也尚書釋文云掩本又作弇江聲曰絕隸古定本作窴卽弇之譌耳是不可識之字唐本改作掩未知是否喬樅謂据傳言我不掩蔽汝善則隸古定本作窴卽弇之譌耳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尚書大傳殷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有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八曰古者天子爲諸侯受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絀使子孫賢者守其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也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案韓詩外傳與尚書大傳說同足證魯齊韓三家詩皆用今文尚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

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尚書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

周禮司勳注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

案周禮司勳曰事功曰勞又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烝司勳詔之鄭注云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烝先王祭之詔則告其神以詞也引書般庚云云然則司勳所言祭于大烝正與此經所言大享于先王同也

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女于難若射之有志

熹平石經口口口有志

儀禮既夕記志矢一乘鄭康成注云志猶擬也書云若射之有志

案王伯厚藝文志攷云漢人引若矢之有志今據儀禮志矢注引般庚此語爲證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惜隸釋所載漢石經尚書殘碑此句僅存有志二字以上并闕遂不可攷耳

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孤有幼

熹平石經女毋翕侮成人毋流孤有幼

案隸釋載漢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古文尚書作無老侮成人無弱孤有幼正義引鄭注云老弱皆輕忽之意也王鳴

盛曰据鄭注老與弱對則侮與孤對成人與有幼對經意謂無侮老其成人者無弱孤其有幼不可以大雅蕩篇老成人說此經也今正義本侮在老上非是段玉裁曰唐石經作老侮不誤漢書趙充國傳曰時充國年七十餘上老之此老侮之解也左氏傳宋華閱卒華臣弱皋比之室杜注弱侵易之此弱孤之解也今文尚書無作毋老作翁弱作流翁侮猶狎侮也翁蓋卽狎之假借字喬樅謂据石經今文作女毋翁侮成人雖與古文尚書文字有異亦以翁在侮上則古文作老侮爲是惜石經殘闕毋流以下莫可攷焉終未得其解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章厥善

案今正義本尚書章字作彰與漢書所引今文小異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次王傳梁太后詔曰書不云乎用德彰厥善○注云言以道德明之使競爲善也

三國志高柔傳柔上疏曰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

案据後漢書及三國志引書竝作彰是三家本亦有作彰者

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

國語周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

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辠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辠當在我

案此一節僞孔本國皆作邦無兩則字及是字又逸字作佚茲從國語所引原文以韋注中無古今文同異之語也韋之解誼當本於今文家尚書說又案爾雅釋言逸過也郭璞注引書曰汝則有逸罰那疏云案商書般庚云惟予一人有佚罰費誓云汝則有常刑無云汝則有逸罰者師讀不同故也或者其在今文乎喬樅謂郭注引書當云是有逸罰其作汝則者後人傳寫之誤耳

凡爾眾其維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熹平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今正義本尚書各共爾事共字作恭度爾口爾字作乃段玉裁曰共孔訓奉與甘誓牧誓同衞包改古應改爲供字則猶不失字誼而妄改爲恭恭不訓奉也陳鄂於宋開寶中則去釋文共音之語古文之厄至斯而極石經正作共然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又云今文尚書般庚三篇爲一篇然蔡邕所書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今錢唐黃氏易所藏殘字翁氏方綱所摹勒皆然也則上篇中篇交接處石本亦必空一字雖爲一篇而固區別蓋

書序云作般庚三篇殷本紀亦云迺作般庚三篇書序不待璧中而始出故般庚之列爲三亦不待璧中本出而始分也

又案尚書釋文云度徐如字亦作渡渡疑是敷之誤此古文尚書之異字也江聲曰說文支部敷閉也閉乃口者戒勿浮言也僞孔傳云以法度居汝口語實不詞云閉爾口誼乃允當也

般庚中弟五十二

般庚作維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媟在王庭

爾雅釋詁注孫炎曰話善人之言也

案孫叔然以話爲善人之言當本於今尚書說亶尚書釋文音丁但反云馬本作單音同誠也亶單古今文之異馬本古文作單而讀與亶同蓋從今文家說爾雅釋詁亶誠也爾雅皆今文之學也又釋元應衆經音義卷十五媟嬻下引尚書咸造忽媟孔安國曰媟慢也僞也段玉裁曰忽者字之誤褻本作媟褻蓋衞包所改也其所引孔傳亦與今不同據元應引尚書作媟則今文當亦與古文同也

般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勿荒失朕命於戲古我前后罔不維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于天時

熹平石經口口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保后胥高四字亦見黃氏

伯思東觀餘論僞孔本高字作慼讀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句保后胥慼句鮮以不浮于天時傳曰言我先世賢君無不承安民而恤之民亦安君之政相與憂行君令浮行也少以不浮于天時者言皆行天時江聲曰讀當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僞孔本作慼蔡邕石經作高僞孔本出于東晉輒欲妄改經文其書不足信且其解慼字之誼亦不詞蔡邕石經乃是漢經師之本是可信者當從之胥相也詩云聿來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見禮記表記恥名之浮于行也鄭注既相地之宜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江說良允

於戲僞孔本作烏呼今據此篇下文烏呼今予告女不易

熹平石經作於戲知此處今文尚書亦皆作於戲也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女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女俾女維喜康共非女有咎比于罰予若顧懷茲新邑亦維女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

熹平石經□□□試以爾遷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尚書以爾作以女厥國作厥邦女不憂上無今字皆與石經今文異段玉裁云漢人不以諱改經字故知古文尚書多作邦今文尚書

多作國各依其璧藏之本也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卽儉○注云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乃渡河將徙都亳之殷地人咨嗟相怨不欲徙盤庚乃作書三篇以告喻之今尚書盤庚三篇是也

又陳元傳元上疏曰若先帝所行而後王必行者則盤庚不當遷于殷周公不當營洛邑

又杜篤傳論都賦曰昔殷庚去奢行儉於亳○注引帝王世紀與郎顗傳注文同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維自鞠自苦若乘舟女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維胥以沈不其或迪自怨曷瘳

熹平石經口其或迪自怨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僞孔本尚書迪作稽怨作怒與石經今文異江聲曰微子篇云殷其弗或亂正四方史記宋世家錄其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是或之言有也言相與沈溺不有其生道矣雖自怨恚何瘉乎江說亦通

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在上

熹平石經口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字也東觀餘論載女永勸憂女字隸釋所無豈黃氏所見字又較多與僞孔本尚書永字作誕誕大也永長也訓誼並通段玉裁曰誕從延聲

延永雙聲故誕亦與永同訓長也

今予命女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踦乃身迂乃心

顧野王玉篇足部曰踦居綺邱奇二切恐人踦乃身迂乃心踦曲迂避也

案玉篇引尚書此文倚字作踦段玉裁云當是顧野王本與唐初不同也陸德明音義孔沖遠正義的是倚字說文踦戾足也廣韻五支曰踦脚跛也則踦有曲訓而倚訓曲殊牽強似顧本爲善喬樅謂倚卽踦之假借字作踦者今文尚書也作倚者古文尚書也倚讀從踦故以曲爲訓唐初本作倚者或据馬鄭王古文本改之而三家今文固當作踦也僞孔傳迂訓僻而玉篇云迂避也避亦卽僻之假

借字疑玉篇所採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書者而

顧氏摭之耳

予御續乃命于天予豈女威用奉畜女眾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熹平石經□□□□□□之勞爾先予不□□□□□□□□□□□□□于茲高后丕乃知降罪疾曰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予丕克羞爾丕字作不段玉裁曰按洪氏不云孔作丕疑本是丕字版本誤不迺錢唐黃氏易所藏搨本正作不字則是今文尚書作不也江聲曰予不克羞爾用懷爾八字作一句然字別爲一句丕

乃僞孔訓爲大乃大之云不詞讀當爲不乃不乃猶言
毋乃也古者丕不二字通用召誥丕能誠和于小民說文
引作不能誠和于小民是其證也金縢丕子之責鄭注亦
讀丕爲不此經言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民夫然是我
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知之將降皐疾于我
僞孔本知字作崇傳云崇重也重降罪疾於誰亦通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
祖乃父丕乃告乃祖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興降
不永

嘉平石經口口興降不永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作丕乃崇降
弗祥與石經今文異段玉裁曰永古音讀如羊祥亦讀如
羊又曰丕乃告我高后尚書釋文云我高后本又作乃祖
乃父玉裁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丕乃告句絕乃祖
乃父曰作丕刑于朕孫句絕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詰屈
聱牙固當如是喬樅謂又作本陸氏不言其爲誰氏本則
非馬鄭王之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中本異疑作乃祖
乃父者是三家今文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於戲今予告女不易

嘉平石經於戲今予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字也尚書釋文云易以豉
反注同正義曰此易讀爲難易之易不易言其難也王肅

云告汝以命之不易爲難鄭元云我所以告女者不變易言必行之謂般庚自道己言必不改易與孔誼異喬樅謂鄭王皆治古文尚書僞孔傳多同於王然則鄭君讀易如字當是從今文家說般庚之遷都事在必行故告以斷不改易鄭君之解於義爲長更知所折衷矣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于乃心

熹平石經口口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作女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與石經文異東觀餘論亦載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翕中字與隸釋文同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

俾易種于茲新邑

史記伍子胥傳般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劓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新邑

案春秋哀十一年左傳引般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二乃字一作其一作則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我滅之新十二字江氏聲謂今本尚書皆僞孔所妄增遂据左傳刪之段玉裁曰左傳所引云云此或當時所據尚書不同或本同而檃栝之皆未可定僞孔於衞賈馬鄭之本初無大異衞賈馬鄭夫人誦習之本當時皆知爲壁中本僞孔方欲將僞造之二十五篇令天下信其眞安敢將三十三篇啟天下疑其僞也大爲乖

異則天下疑其僞而僞造之二十五篇不能依附以行矣
惟舜典與益稷分篇出於遷就酒誥顧命之成王堯典之
堯曰小有刪增爲小異以誘人信斷不爲大異以啟人疑
也況釋文序錄曰馬鄭所有異同今亦附之音後正義亦
遑遑舉馬鄭王異孔之處是凡有異者梗概略具於釋文
正義中正不得有如此等大異而釋文正義略之也史記
伍子胥傳有滅之二字正與古文同可見不必定依左氏
矣不共今本尚書作不恭衛包所改也左氏正義謂尚書
作恭其所據尚書非善本也喬樅謂段君非江氏據左刪
書其說甚允惟以共作恭爲衛包所改則未必然也左氏
正義謂共尚書作恭此在衛包未改之前再證以史記引
尚書亦作恭字可見尚書今文正作恭矣此節上文有永
敬大恤語則此顚越不恭卽作敬恭無不可通況鄭君詩
箋云古之恭字或作共據左傳昭七年云三命茲益共其
共也如是襄十三年云君命以共皆假共爲恭字則此引
書顚越不共安知非假共爲恭字乎此經下篇恭承民命
史記賈誼傳云共承嘉惠字作共漢書賈誼傳云恭承嘉
惠字作恭張晏注曰恭敬也喬樅謂賈賦用恭承語卽本
於般庚篇般庚云朕及篤敬恭承民命承卽奉也則恭承
訓爲敬奉與上文語氣尤爲一貫史記共承當亦恭之假
借字故裴駰集解引張晏注以釋史記亦訓共爲敬也
說苑正諫篇伍子胥諫吳王曰盤庚曰古人有顚越不恭此

商之所以興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建乃家

熹平石經□建乃家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空一字接般庚既此歐陽夏侯尚書舊式也段玉裁曰乾隆四十二年錢唐黃易購得石經尚書殘字般庚篇三十字其或迪自怨一行之勞爾先予不一行能迪古我先后一行興降不永於戲今一行建乃家空一字般庚既庚字僅可辨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十六字堯曰篇二十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此眞漢石經殘字也

般庚下弟五十三

熹平石經般庚既下闕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建乃家下空一字接般庚既般字僅可辨其餘論語殘字爲政篇堯曰篇二十七字翁氏方綱摹勒于石此眞漢石經殘字則般字較分明此三家所購得石經殘字則般字較分明此三家字僅可辨黃易所購得石經殘字則般字較分明此三家今文舊式也雖合般庚爲一篇而分別劃然如是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女悒台民勖建大命

熹平石經□□□衆曰女悒台民勖建大命

案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如此隸古定本女悒台民作無戲怠無民字勖作懋段玉裁云古悒無通台怠通勖古音同懋江聲曰台當讀爲紿紿欺也鄭康成曰勉立我大命欺紿愚民故戒毋紿民也勖勉也

使心識教令常行之鄭言使心識教令是亦毋欺紿之意也

三國魏志武帝紀曰綏爰九域裴松之注云盤庚曰綏爰有衆鄭元曰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今我其敷優賢揚歷告爾百姓于朕志

熹平石經今我下闕

案隸古定本作今予與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文異

尚書正義卷二鄭注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

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優之誤腎賢之誤陽揚之誤

三國志管甯傳太僕陶邱一等薦甯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裴松之注曰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

案段玉裁云裴氏於此篇鳴鳥弗聞引尚書君奭曰云云鄭元曰云云於命東序之世寶引尚書顧命曰云云注曰云云於武帝紀亦言文侯之命曰盤庚曰而此條獨分別之云今文尚書曰然則君奭顧命文侯之命盤庚皆爲古文尚書可知矣漢魏人於夏侯等書曰尚書於孔壁則分別之云古文尚書范氏後漢書體例尚如此裴氏正與相反蓋古文尚書盛行遂易其稱焉爾但言今文尚書曰不言何篇略之也裴氏時歐陽夏侯等書已亡度裴所引卽魏都賦注故兼引賦語以足之賦注歷試也此今文家說裴演之曰謂揚其所歷試或以此系諸鄭注誤矣

文選左太沖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劉逵注曰尚書般

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

案段玉裁云左時未經永嘉之亂夏侯歐陽等書無恙也

優賢颺歷

漢咸陽令唐扶頌優賢颺歷

案此見隸釋所載揚字作颺或亦三家今文之異字又隸釋載國三老袁良碑又云優畧之寵此亦用今文尚書之語說文云畧以爲賢字或三家尚書有从古文作畧字者

又案王鳴盛尚書後案曰堯典疏云鄭注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夏侯等書乃今文鄭所傳乃古文今梅賾所獻孔本本號稱孔壁古文乃反同於夏侯等書其妄明矣文選魏都賦劉淵林注引尚書盤庚曰優賢揚歷若依今本則盤庚不見有此文乃知鄭本作憂腎陽者憂本優字夏侯等書以一優字誤分爲心腸二字腎陽者當作賢揚皆以字形相似而致誤劉淵林晉初人所見本如此也裴松之注三國志亦引此而俑爲今文裴宋人其時梅所獻本已盛行以僞孔爲古文故反以鄭爲今文也劉裴二家注皆不著鄭名然所據既係鄭本則注義亦必本之鄭氏今定爲鄭注喬樅謂王說誤也作優賢揚者非鄭古文尚書本乃夏侯等今尚書文也何以明之堯典正義云鄭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句而經字多異句夏侯

等書宅嵎夷此謂古文爲宅嵎鐵此謂夏侯等書昧谷古文曰柳谷此夏侯等書心腹腎腸古文曰憂腎陽此夏侯等書劓刖劉刻古文云臏宮劓割頭庶剠此夏侯等書是鄭注不同也按鄭注上疑脫去一與字正義語不甚明晰近儒因而致誤故說尚書今古文異同皆以作嵎夷昧谷心腹腎腸劓刖劉刻者爲夏侯等書作嵎鐵柳谷憂腎陽臏宮劓割頭庶剠者爲鄭古文本以愚攷之堯典宅嵎夷釋文引馬云嵎海嵎夷萊夷也暘谷海嵎夷之地名是馬本古文尚書作嵎夷鄭所注本卽馬融之本則鄭本是作嵎夷也釋文又云尚書考靈耀及史記作禺銕攷史記夏本紀索隱云今文尚書及帝命驗作禺鐵鐵卽銕字書緯皆用今文史記所載尚書皆據歐陽本是夏侯等

書作禺鐵之明驗矣三國志虞翻傳裴松之注引翻別傳奏鄭注尚書違失事言大傳卅字讀當爲柳古柳卅同字而以爲昧是鄭注尚書作昧谷故仲翔駁正之近儒據鄭周官縫人注引尚書曰度西曰柳穀謂鄭本作柳谷不知鄭注周禮在未注尚書以前故所引書多據歐陽夏侯三家今文亦猶注禮在未箋詩以前故所引詩多據魯齊韓三家今文也況今文尚書宅皆作度蔡邕所書熹平石經作度具有明徵鄭引尚書曰度西曰柳谷其爲今文尚書無疑也伏生大傳云秋祀柳穀徐廣史記音義言史記舊本亦作柳谷則柳谷爲夏侯等書今文此尤其確證矣呂刑劓刖椓黥正義引鄭注云刖斷耳劓截鼻椓謂椓破陰

黥謂羈黥人面是鄭本不作臏宮劓割頭庶剠也說文支部云斀去陰之刑也从支翟聲周書曰刖劓斀黥許所傳書古文尚書也刖字當作刵乃傳寫之譌說文刵斷耳也劓刑鼻也重文劓云劓或从鼻黥墨刑在面也从黑京聲重文剠云黥或从刀剠字疑卽剠之譌黥从黑京聲剠从刀京聲斀之从刀作斀當亦斀或體字據古文作劓刵斀黥則臏宮劓割頭庶剠之爲今文更其顯然者矣此篇優賢颺歷見唐扶頌優叙之寵見袁良碑優賢揚歷見三國志管甯傳及左思賦是漢魏晉初所習用者必本於今文尚書無疑若古文尚書漢時竝未盛行又未立於學官非博士所以課弟子者故漢碑文字引用絕尠況裴松之魏

志注明係今文尚書則其訓詁亦必今文家相傳經師舊說矣劉與裴二注皆不著鄭姓名今何得強屬之鄭注乎且馬鄭所注古文尚書歷魏晉宋齊梁陳以迄隋唐其書現存載於隋書經籍志及新舊唐書藝文志章章可攷裴松之作三國志司馬貞作史記索隱豈得無所見聞而誤以馬鄭本爲今文孔沖遠作尚書正義屢引鄭注又豈絕無考訂而罔識優賢陽有譌字此必不然矣江聲尚書集注音疏孫志祖讀書脞錄說此條皆與尚書後案同其違失故特詳辨之以討其誤焉

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綏績于朕邦

熹平石經□□□凶德綏績下闕

案此見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隸古定本綏績作嘉績與今文尚書字異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今爾惠朕害祇動萬民以遷

熹平石經今爾惠朕□祇動萬民以遷

案石經尚書殘碑載於隸釋亦見東觀餘論隸古定本作爾謂朕害震動萬民以遷與石經今文不同王鳴盛曰案震與振同而祇與振又每通用堯典震驚朕師史記作振驚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無逸治民祇懼史記皆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云祇或作振故此震字石經作祇江聲曰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動萬民以遷乎段玉裁曰東觀餘論載爾惠朕曷祇動萬民以遷十字曷字洪氏所無黃氏臆補凡曷字古今文尚書皆作害其作曷皆後人所改匡謬正俗引多方害弗欽介古文之證也王莽大誥曷皆作害今文之證也伯思偶補一字而適誤學古之當審愼如是般庚害宇四見皆本作害釋文曷何末反乃害何末反之改也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共承民命

熹平石經肆上下缺

史記賈誼傳共承嘉惠

案漢書賈誼傳載誼鵬鳥賦作恭承嘉惠恭承二字賈誼即本於尚書此篇張晏漢書注曰恭敬也裴駰集解引以

釋史記其承疑其卽荼之假借作其者歐陽本作荼者夏侯本也故史漢各不同耳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迺由靈

說文迺部迺至也从迺弔聲

案爾雅釋詁弔至也卽釋此經弔字迺从弔聲古文假弔爲迺三家當从迺作迺爲正

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於戲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案隸古定本作烏呼据石經尚書殘碑般庚中烏呼今予告女不易作於戲字則此篇今文皆作於戲可知也

尚皆乘哉予其勖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肩好貨敢其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今我既羞告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

於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熹平石經口口乘哉子其勖簡相爾念敬我眾朕不此下缺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也隸古定本乘字作隱勖字作懋勖誼竝訓勉今文古文雖字異而誼同隱者僞孔傳云相隱梧共爲善政攷尚書大傳云櫱梧之旁多曲木之具故何休公羊序云櫱梧使就繩墨焉漢書刑法志隱之以勢臣瓚注曰秦政急峻隱梧其民於隘狹之法然則知凡物之邪曲而不正直者必櫱梧之使就正直也今文尚書作乘江聲曰乘治也尚皆治其職哉治誼亦與隱梧相近簡閱也相視也言我其勉閱視女也

第三十二葉陰第十一行經
文告下于止原脫一爾字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七終

江山劉毓崧家
新陽汪之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八

今文尚書經說攷七

南菁書院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商書三十七

高宗肜日弟五十七

今文尚書七

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己曰維先假王正厥事

尚書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武丁問諸祖
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遠方
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見德之有報之疾也

白虎通諫篇曰諫或一言或兩言何文者以一言爲諫質者

以兩言爲謚故尚書 宗殷宗也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謚也

爾雅釋天繹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孫炎曰祭之明日尋繹復祭肜者相尋之意

案周頌絲衣詩箋作融不作肜見釋文段玉裁曰張平子思元賦展泄泄以肜肜李善注云左傳其樂也融融融融與肜古字通攷方言融繹尋延長也祭而又祭正是長誼但肜字未審其部居玉篇五經文字皆云从舟集韻一東引李舟切韻云從肉玉裁謂皆非也从肉既無据从舟亦音韻絕遠蓋卽說文丹部之肜字肜徒冬切疊韻又爲融音同部假借壁中商書固然而爾雅釋之轉寫小差如般字亦

譌作殷之類無煩議改肜爲融也

白虎通姓名篇曰殷以生日名子何殷家質故直以生日名子也以尚書道殷帝有太甲武丁也於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何亦不止也以尚書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

史記殷本紀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呴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作高宗肜日及訓

漢書五行志書序曰高宗祭成湯有雊雉登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劉向以爲雉雊鳴者雄也以赤色爲主於易離爲雉南方近赤祥也一曰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

野鳥居鼎耳小人將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
廟敗亡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傅說授
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
所謂六沴作見若是其御五福迺降用章于下者也

案尚書大傳載武丁有桑穀共生于朝事故五行傳言野
木生朝野鳥入廟皆敗亡之異武丁懼而修德用能攘木
鳥之妖致百年之壽也

又杜欽傳曰高宗遭雊雉之戒飭已正事享百年之壽殷道
復興

又杜鄴傳曰鄴對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
王怛然

後漢書郎顗傳顗拜章曰易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是故高
宗以享福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
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
右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也若不畏懼有以
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師古曰高宗彤
日之辭也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案江聲尚書集注以孔光此說乃孔氏古文家說今攷漢
書儒林傳言周堪與孔霸俱事大夏侯勝堪譯官令論於
石渠經為最高授牟卿及許商霸為博士以元帝師賜爵
褒成君傳子光亦事牟卿至丞相由是大夏侯有孔許之

學則光所傳尚書乃大夏侯今文說也江氏偶失檢耳

又外戚傳成帝採劉向谷永之言報許皇后曰書云高宗肜日粵有雊雉祖已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粵作越越者粵之同音假借字也爾雅釋詁粵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于於古字通用而於又訓爲歎美之詞故爾雅於字兼二訓爰粵于是曰之訓發語詞也那都繇是於之訓歎美詞也今本尚書有越無粵凡越字皆以於訓之於卽于也此經漢書引作粵據今文尚書也攷魏三體石經遺字蘇望所摹刻見於隸續者大誥作粵茲載文侯之命作粵小大許君說文引周書曰粵三日丁亥是漢魏所傳古文尚書亦同今文作粵也漢書律厤志引武成篇曰粵若來粵五日甲子粵六日庚戌粵五日乙卯武成篇乃壁中古文孔氏之逸書今文家所無者而其字皆作粵尤足爲古文尚書不作越之證惟周頌對越在天毛傳云越於也假借越字爲之毛詩固古文也豈壁中古文亦假越爲粵孔安國以今文讀之改從粵字邪近儒以今本尚書越字爲衛包所改而未有明證存疑焉可也

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臣聞危非賢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

續漢書律厤志章帝元和二年詔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

案隸古定本假作格假格古通用字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昔大戊有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以災恐懼側身修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明鑒也

論衡指瑞篇尚書大傳曰高宗祭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祖己曰遠方君子殆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

迺訓于王曰唯天監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命

史記殷本紀祖己迺訓王曰唯天鑒下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中絕其命

熹平石經民中絕命

案隸古定本作唯天監下民較史記多一民字非天天民民中絕命亦較史記多一民字隸釋載石經尚書殘碑僅民中絕命四字以上殘闕其文不可攷矣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迺曰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迺曰其奈何

天既付命正厥德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

熹平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下闕

案此隸釋所載石經尚書殘碑也付字史記作附太史公

所述乃歐陽今文也附付古遍用訓誼竝同僞孔傳作孚訓信與今文字異誼異裴駰乃引孔傳以釋史記司馬貞又以附字依尚書音孚胥失其義矣孔光傳大夏侯尚書而石經作付與孔光同知蔡邕所書是用夏侯氏今文也

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肖典祀毋禮於棄道

史記殷本紀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於棄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殺之禮於是以棄常道

案隸古定本嗣字作司毋禮於棄道作無豐於尼司卽嗣之消文放晉姜鼎云晉姜曰余惟司先姑君晉邦宣和博古圖呂大臨放古圖薛尚功鐘鼎款識王俅嘯古堂集古錄皆載此鼎銘皆釋司爲嗣肩繼也見爾雅釋詁尚書釋文引馬云尼考也謂禰廟也正義引王肅云高宗豐于禰故有雊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所謂毋禮於棄道者卽指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或以訓詁申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据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帝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小辛小乙皆棄道之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爲小乙子祀事特豐於禰故祖已因野鳥入廟訓王以毋禮於棄道當恩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

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雊雉暴風之變修身自改而享豐昌之福也

後漢書鄭興傳興上疏曰天於賢聖之君猶慈父之於孝子

也丁寧申戒欲其反政故災變仍見此國之福也

又蓋勳傳曰昔武丁之明猶求箴諫

又劉矩傳朱穆疏言殷湯高宗不罪臣下之義

又宦者曹節傳郎中梁人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雊雉之變

故獲中興之功

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此則祖已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

享遠號也

江山劉毓崧家
吳縣汪家鏊校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八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商書三十九

西伯戡耆弟五十九

今文尚書八

西伯既戡耆祖伊恐奔告于王

尚書大傳殷傳曰西伯戡耆

又曰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

紂乃囚之四友獻寶乃得免於虎口出而伐耆

又曰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

西伯既戡阮

西伯既戡飢

史記殷本紀西伯伐飢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告紂○徐廣音義曰飢一作阢又作耆

周本紀西伯敗耆國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爲○徐廣曰耆一作阢○正義曰耆國卽黎國也

案說文戈部云戡殺也从戈今聲商書曰西伯既戡黎邑部云鄨殷諸侯國在上黨東北从邑勘聲勘古文利商書西伯戡鄨據說文則鄨乃正字作黎作耆作阢作飢皆以聲近假借鄨出古文尚書耆阢飢出歐陽夏侯等書皆今文也戡字說文云刺也从戈甚聲戡音竹甚口含二切戡音而義亦相近也鄨黎古通用漢書地理志上黨郡壺關注引應劭曰黎侯國也今黎亭是左傳宣十五年晉滅赤狄潞氏數之以奪黎氏之地杜預注亦云黎氏黎侯國上黨壺關有黎亭也段玉裁曰按說文邑部鄨下引商書西伯戡鄨此戡字蓋本作戡戈部戡下引商書西伯既戡黎此黎字蓋本作鄨皆後人改也古文尚書作鄨後易爲黎今文尚書作耆亦作飢亦作阢皆三家之異文也喬樅謂文選謝元暉詩西龕收組練李善注云尚書序曰西伯戡黎孔安國曰戡勝也戡與龕音義同是李所據尚書作戡矣謝詩西龕二字卽用西伯戡黎語然則戡字又通作龕龕蓋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潛夫論五德志篇曰太妊夢長人感已生文王厥相四乳爲西伯興於岐斷虞芮之訟而始受命

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罔敢知吉

史記殷本紀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

案隸古定本尚書曰下有天子二字漢書藝文志云劉向以中古文較三家尚書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史記載今文此篇少天子二字蓋亦在脫字數十之列也又

案徐廣曰元一作卜

漢書食貨志元龜距冉長尺二寸○孟康曰冉龜甲緣也距至也度背兩邊緣尺二寸也

格人元龜

論衡卜筮篇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操蓍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至惡之君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也

假爾元龜

潛夫論卜列篇尚書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

案段玉裁云潛夫論引尚書格人作假爾此蓋卽如禮記假爾大龜有常之訓疑今文尚書本然史記作假人假格古通用論衡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同也爾字恐有誤喬樅謂作假爾者當是小夏侯本曲禮假爾泰筮有常鄭注以爲命龜筮詞自是

經師相傳舊說爾古字作尒與人相近漢書言夏侯建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說夏侯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顓門名經此蓋建據曲禮文疑尚書假人爲假尒之譌故讀從尒字王符所引殆小夏侯尚書與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

史記殷本紀非先人不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

案僞孔本尚書虐字作戲戲當爲虐之誤史記集解引鄭康成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古文尚書亦作惟王淫虐也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

史記殷本紀故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

案隸古定本作不虞天性無知字王鳴盛曰翫僞孔傳云王不度知天性命所在似僞孔本亦有知字與史記同喬樅謂古文今文不必盡同據史記集解引鄭注云逆亂陰陽不度天性是鄭本古文尚書祇作不虞天性段玉裁以僞孔氏竊取史記爲注其說然也

今我民罔不欲喪

殷本紀今我民罔不欲喪

論衡藝增篇祖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故曰語不

益心不惕心不惕行不易增其語欲以懼之冀其警悟也

案隸古定本不字作弗不弗古通用字論衡作不字與史記合是三家今文同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如台

史記殷本紀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

案說文女部曰孷至也从女執聲周書曰大命不孷讀若摯同此古文尚書也周當爲商字之譌攷毛詩鄭箋云摯之言至爾疋釋詁摯臻也郭璞注云摯臻皆至也然則摯孷訓誼竝同說文引商書作孷隸古定本尚書作摯後人所改也史記孷作至又多一胡字據今文尚書故不同耳

唐石經旁添胡字於命不之閒非是據說文所引則古文尚書本無胡字也

班固典引曰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案如台者猶言如何也史記以訓詁字代之故作奈何

王曰烏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烏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

案說文疋部曰返還也从疋反反亦聲商書曰祖伊返攷今本說文祖伊譌爲祖甲惟集韻所引作祖伊不誤返反古通用祖伊返即此經之祖伊反也說文據古尚書故作返史記據今文故作反字耳又隸古定本王曰下有烏呼

二字又祖伊反曰下亦有烏呼二字史記述尚書但約舉
其詞故文有不具非今文與古尚書有異也
又案尚書釋文參七南反馬云參字累在上段玉裁曰此
條蓋經開寶中改竄致文理不通絕不可解玉篇厽部云
厽力捶切累壘爲墻壁也尚書以爲參字七貪切玉篇所
云正謂商書此字此未經孫強輩改竄處也蓋尚書本作
厽而孔讀爲參釋文當云厽七南反馬力捶反云累也罪
多累在上未改本約當如是所以知者顧野王亦据孔本
陸氏音義依孔作首條必孔說也馬鄭音義異則兼載之
其條例云馬鄭所有異同今亦附之音後是也馬與孔同
讀參則必不載故知馬以累訓厽讀力捶反厽案古通用
積累字多作絫而作累乃俗字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絫
字見石經尚書甚黎篇甚黎篇字作厽甚協謂爾罪多積絫如邱
山腥聞在上也經典釋文經天寶開寶妄改迄今千餘年
遙溯正之孔傳當有厽讀爲參之語如烏讀爲島之比此
等疑衛包併刪之喬樅謂汗簡古文四聲韻皆言絫字見
石經尚書甚黎篇則今文尚書作絫可知矣厽絫古今文
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厽字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八十九終

長洲彭清鯤校
吳縣汪家鰲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

今文尚書經說攷九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南菁書院

商書四十

微子弟六十

今文尚書九

微子若曰太師少師

史記殷本紀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少師謀遂去

宋世家微子開者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數諫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阮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於是微

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徐廣曰阬音耆○索隱曰耆卽黎也

案古文尚書太師作父師下文父師若曰正義引鄭注云

少師不答志在必死是以少師爲比干然則父師乃箕子

矣此古文尚書說也史記殷本紀云微子乃與太師少師

謀遂去又云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又周本

紀云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與少師彊抱其樂器

而奔周是以此篇太師少師爲疵與彊二人此今文尚書

說也漢書禮樂志云殷紂時樂官師瞽抱其器而犇散或

適諸侯或適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太師摯適齊云云也

古今人表太師摯亞飯干三飯繚四飯缺鼓方叔播鞀武

少師陽擊磬襄皆系之殷辛時疑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

近雖傳聞異辭而其事則一也

潛夫論志姓氏篇帝乙元子微子開紂之庶兄也

殷其不有治政四方我祖遂陳于上我用沈湎于酒婦人是用

亂敗厥德于下

史記宋世家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我祖遂陳於上紂沈湎

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也下

下世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不有治政作弗或亂政沈湎作沈酗我

祖下有底字無婦人是三字與史記所錄文異據今文尚

書則讀婦人是用句絕也

漢書敘傳班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亂之戒其原皆在於酒

案敘傳云鄭寬中張禹朝夕入說尚書論語於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既通大義又講同異於許商寬中治小夏侯尚書商治大夏侯尚書是班伯習大小夏侯兩家今文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辠辠乃罔恆獲

史記宋世家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皆有罪辠乃無維獲○集解馬融曰非但小人學爲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爲非法度○鄭元曰獲得也羣臣皆有是罪其罰祿又無常得之者言屢相攻奪

案皆有罪辠隸古定本尚書作凡有辠罪攷尚書正義引鄭注云凡猶皆也是知史記作皆蓋以訓詁字代之

小民方興相爲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殷遂喪越至於今

史記宋世家小民亦竝興相爲敵仇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集解徐廣曰一作涉水無舟航言危也駟謂典國典也馬融曰越於也於是至矣於今到矣○索隱曰尚書典作淪篆字變易其義亦殊

案說文云方併船也儀禮鄭注云方猶併也又云竝併也是史記作竝與亦以訓詁代經文也典喪隸古定本作淪喪錢大昕曰典讀如殄典喪者殄喪也攷工記輈欲頎典鄭司農讀典爲殄燕禮寡君有不腆之酒注云古文腆爲

殄是典賜與殄通段玉裁曰衆經音經卷十四尚書曰涉水無津孔安國曰無涯際也按據此則經正文本無涯字傳以涯際二字訓津淺人遂以涯字補入經文非是論語使子路問津鄭注曰津濟渡處說文曰津水渡也古呼可渡處謂之津不聞曰涯也涯古作厓厓山邊也或加水旁訓爲水邊僞孔傳以津訓渡處渡處必在涯際故釋經無津爲無可渡之涯際此以地言之史記津作舟航則以器具言之濟渡之地謂之津則濟渡之舟航亦得謂之津也說文潢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滿兼二義則津字亦得兼二義史記津字作舟航蓋太史公述津之故訓其作津涯者後人依尚書改史記也

竝爲敵讎

潛夫論述赦篇其民乃竝爲敵讐

案仇讐古通用字

三國志王基傳基上疏曰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故在民上者不可以不戒愼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

史記宋世家曰太師少師我其發出往○集解鄭元曰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案隸古定本尚書往字作狂僞孔傳云我念殷亡發疾生狂與今文字異義異今據裴駰引鄭君注云云則是鄭本古文亦作出往與史記所述今文同也段玉裁曰尚書釋

文及正義暨史記索隱皆不言鄭與孔異蓋今文作往古
文作狂鄭從今文讀狂爲往與告去說合
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顚躋如之何其
史記宋世家吾家保于喪今女無故告予顚躋如之何其○
集解徐廣曰一云吾於是家保駟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躋
猶墜也恐顚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
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
案吾家保于喪隸古定本作吾家耄遜于荒正義引鄭云
耄昏亂也則古文作吾家耄遜于荒此古文今文之不同
也江聲曰吾家保于喪卿大夫稱家保安也我卿大夫安
于喪亡之事恬不知畏亦言不與謀也喬樅謂徐廣云史
記一本作吾於是家保是言我爲出亡之計庶幾國雖喪
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未知今文尚
書是否如此姑兩存之今女無故隸古定本作今爾無指
又躋字作隮躋隮古文通用然據說文足部躋登也从足
齊聲商書曰告予顚躋與史記文同史記集解引馬云躋
猶墜也是馬本亦作躋字可見古文今文皆不作隮以躋
爲墜猶以亂爲治也
太師若曰王子天篤降菑荒殷國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
人
史記宋世家太師若曰王子天篤下菑亡殷國乃毋畏畏不
用老長○集解鄭元曰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案隸古定本尚書作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敬史記述此經無方興沈酗于酒六字據文言天厚下災亡殷國乃不畏天威於詞爲順則此六字疑是衍文也篤毒竺古字通用皆訓爲厚也史記大宛傳其東南有身毒國卽天竺也竺古篤字隸釋載平輿令薛君碑以竺爲篤災薦荒亡皆以音同通假毋卽罔之訓不用老長者太史公以訓詁代經文也說文口部曰咈違也从口弗聲周書曰咈其耆長卽引此經文周字乃商之誤耳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稠斂召敵讐不怠罪合于一多脩罔詔

史記宋世家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一云陋淫侵神祇駟案馬融曰天曰神地曰祇○索隱曰尚書作攘竊劉氏云陋淫猶輕穢也

案據徐廣音義言史記本各不同此乃史記約經文言之當作今殷民乃陋淫侵神祇之犧於義始備稠斂隸古定本作讐斂釋文云讐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賦斂也馬鄭皆治古文而本各不同今從馬作稠者馬蓋據賈逵校定之本从今文也段玉裁曰按依鄭音當是鄭亦讀讐爲稠也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退商其典喪我罔爲僕

案說文辵部云退薂也从辵艮聲周書曰我興受其退部引此經之文也周字乃商之誤僞孔本尚書退字作敗非

是此經上文今殷其淪喪史記引作今殷其典喪則知此
處亦當同上作典喪也段玉裁曰僞孔本尚書我罔爲臣
僕釋文云一本無臣字按無者是也毛詩景命有僕傳云
僕附也說文曰古文僕字从臣作㜷恐此是古本作㜷析
爲二字也今刪臣字

論衡龍虛篇傳曰紂作象箸而箕子泣泣之者痛其極也夫
有象箸必有玉杯玉杯所盈象箸所挾則必龍肝豹胎夫龍
肝可食其龍難得難得則愁下愁下則禍生故從而痛之
案彖箸事亦見史記宋世家疑皆本於伏生大傳也

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孩子王子弗出我乃顚躋

論衡本性篇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爲孩子之時
微子嗜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爲亂不變故云也
紂之惡在孩子之時

案段玉裁云此今文尚書刻字作孩其說如此也但古文
尚書此語出父師口非微子之言也仲任系諸微子則疑
今文尚書多微子若曰四字如咎繇謨之多舜曰禹曰下
文我不顧行遯是爲微子自言其志喬樅謂論衡稱微子
曰者目尚書之篇名非以此爲微子之言也段說未諦又
案王氏鳳喈江氏叔澐均斥論衡說爲謬誤喬樅攷呂氏
春秋當務篇云紂之同母三人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中衍
其次曰受德卽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啓與衍也尚爲妾
既而爲妻而生紂紂之父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

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用法若此不若無法皇侃論語義疏引鄭尚書注亦云微子與紂同母母當生微子母尚未正當生紂時已得正爲妻故微子大而庶紂小而嫡也案紂與啓同母而其父母不欲立紂爲後必紂在孩提之時父母睹其性已不善故耳此太師少師追敘前事其舊云孩子三句當爲述帝乙舊時之言故下云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蓋勸微子出亡亦體先王之意思存宗祀也論衡所云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句微子下蓋脫一父字稱微子父與呂覽稱紂之父同謂微子父睹紂不善之性雖以爲王子而性惡不能出乎眾庶恐其異日顛墜我之宗社此固太史當時據嫡庶之法爭之以啓衍爲庶以受德爲嫡故云然爾論衡之語必如此申釋庶爲得之否則仲任自敘言師受尚書經明所讀文書亦日博豈復昏憒至是如鳳喈尚書後案叔湣尚書集注之所譏邪至於馬融本孩子作刻子訓刻爲侵削古文與今文文字既異師說固殊不能比而同之此則無庸深辨也

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我不顧行遯

史記宋世家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爲死終不得治不如去於是太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周武王伐紂克殷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位如故

案史記言今誠得治國至不如去云云亦約經文商今其有灾至我不顧行遯而述其大意也微子雖欲出亡而猶不忍去迨至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然後微子乃不得已聽太師少師之勸而行以爲殷家保全宗祀計此微子與箕子比干所以同稱爲殷之三仁也

後漢書馮異傳異遣李軼書曰昔微子去殷而入周彼畏天知命覩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

三國志鍾會傳會檄罰曰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

又譙周傳周上疏曰微子以殷王之昆面縛銜璧而歸武王所樂哉不得已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終

長洲彭清鄂
新陽汪之昌校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周書一

太誓上弟六十一

今文尚書附入

案太誓不在伏生書二十八篇之內劉向別錄云武帝末民有得太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七略亦云然是當時太誓列于學官博士所課者故師古漢書注章懷後漢書注小司馬史記索隱李善文選注引太誓文皆冠以今文尚書也王鳴盛曰太誓出於漢初伏孔兩家復皆有之眞孔氏舊書也馬鄭

王皆爲之注司馬遷親從孔安國問故載太誓于周本紀中東晉晚出書別撰太誓三篇唐作疏用之而反斥此篇爲僞太誓其後馬鄭王本亡而此篇亦與俱亡矣秦火未焚之書建武亡武成一篇永嘉亡舜典汨作等二十三篇唐又亡太誓一篇良可惜也孔疏謂彼僞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伐紂時事此篇在唐猶存孔穎達親見而云然今攷史記所載猶約略可尋前段敘觀兵後段敘伐紂但觀兵事反詳伐紂事反略則中下二篇亡者較多矣

維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尚書大傳周傳唯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津之上

○鄭注四月周四月也發周武王名也卒父業故稱太子也孟津地名六軍之兵東行

案詩思文正義引尚書太誓文如此與伏生大傳同鄭注云云尚書大傳注也孟津地名二句見詩思文及棫樸正義引鄭太誓注

史記周本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爲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索隱曰按文云上祭于畢則畢天星之名畢星主兵故師出而祭畢星也

後漢書蘇竟傳竟與劉龔書曰畢爲天網主網羅無道之君

故武王將伐紂上祭于畢求天助也

案蘇竟本傳言平帝世竟以明易爲博士講書祭酒善圖緯能通百家之言章懷注云王莽置六經祭酒秩上卿每經一人竟爲講尚書祭酒是竟通今文尚書此所引正說此經之事周本紀集解引馬融云畢文王墓地名馬用古文家說故與今文家解異

淮南繆稱訓武王伐紂載尸而行海內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注云尸文王之木主也

桓寬鹽鐵論復古篇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豐武王繼之載尸以行破商捡紂遂成王業

三國志辛毗傳毗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苟時未可容得已乎

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

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丕天之大律

漢書郊祀志匡衡等議太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

又刑法志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言爲政而宜於民者功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者也

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永年傳於亡窮○師古曰今文泰誓之辭

後漢書班固傳固典引曰汪汪乎丕天之大律○李賢注云今文尚書泰誓篇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鄭元注云丕大也律法也

案漢書儒林傳平當與陳翁生俱治歐陽尚書由是歐陽有平陳之學是當所引書作建功立事者乃歐陽本也匡衡等所引泰誓作立功立事者蓋夏侯本也班固亦習夏侯尚書故引泰誓與匡衡所引文同又匡衡引書以丕天之大律句連接可以引年下惟平當所引有傳於亡窮句在丕天之大律上然則匡衡議及李賢注蓋皆節引泰誓

詞也

又申屠剛傳剛說隗囂曰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所去也推誠奉順上應天心下醻人望爲國立功可以永年○注云今文尚書曰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也

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

說苑臣術篇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而黜惡也故傳曰傷善者國之殘也蔽善者國之讒也

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曰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

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此所以勸善黜惡也

案漢書武帝紀有司奏議在元朔元率時太誓尚未出禮官博士奏議所稱附下罔上云云必古書傳記載有此文因據以爲言非本諸尚書泰誓云也蒙竊以泰誓篇中有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既曰予聞必述其詞疑此附下罔上四語與正稽古數句皆卽古之格言所以勸善而懲惡者也此時文王既喪武王初卽位新政之始思與臣庶勠力同心以卒父業上祭于畢之後將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故周公稱古先王格言以告王附下罔上一節是述格言儆戒之詞正稽古立功一節是述格言勸勉之詞欲武王上承天助下勵臣庶以受先公功故白虎通義諫諍篇亦云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引此經下文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也

潛夫論考績篇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其受事而重選舉審名實而取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多士成教化而安民哉

案潛夫論述附下罔上云云不倘泰誓詞益足證此數語爲古之格言矣附下罔上者刑疑有脫文當作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說苑所引文同泰誓篇中附下罔上

上四語正周公所聞格言所謂言必則古昔稱先王也

太子發拜手稽首

周禮春官大祝疏太誓云太子發拜手稽首

案賈疏云君拜臣下當從空首拜其有敬事亦稽首故太誓云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以下太子發拜手稽首是其君于臣稽首事也據有以下二字則所謂格言者必有其文當即此正稽古云云之詞攷尚書中候我應說文王戒武王曰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升舟則知此云太子發拜手稽首其文當次在祭畢之後升舟之前皆未稱王之時也

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允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功畢立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遂興師

尚書大傳曰乃告於司馬司徒司空諸節亢才予無知以先祖先父之有德之臣左右小子予受先公戮力賞罰以定厥功明于先祖之遺

周本紀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集解馬融曰諸節諸受符節有司也○徐廣曰一云予小子受先公

功

必力賞罰

白虎通諫諍篇君所以不爲臣隱何以爲君之於臣無適無
莫義之與比賞一善而衆臣勸罰一惡而衆臣懼若爲卑隱
爲不可殆也故尚書曰必力賞罰以定厥功
案大傳亢才史記作信哉才哉古通王引之曰兀乃允字
之誤司馬子長以訓詁代經文故爲信也畢立白虎通引
尚書太誓文作必力與史記字異而聲同太平御覽引伏
生大傳作戮力雖與白虎通文字有異而訓義皆通戮當
作勠說文力部云勠并力也从力翏聲
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
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
周本紀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集解

鄭元曰號令之軍法重者
案史記齊世家注引劉向別錄云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
尚父詩大明毛傳亦云師太師也尚父可尚可父正義引
鄭太誓注云師尚父文王于磻溪所得聖人呂尚立以爲
太師號曰尚父尊之諸說竝同
齊太公世家武王欲修文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
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
舟楫後至者斬○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主舟
楫官名又王充云蒼兕水獸九頭令誓衆令急濟故言蒼兕
以懼之此文上下竝今文泰誓
淮南子覽冥訓武王伐紂渡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

晦冥人馬不相見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於是風濟而波罷

論衡是應篇師尚父爲周司馬將師伐紂到孟津之上杖鉞把旄號其衆曰倉兕倉兕者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不急渡倉兕害汝河中有此異物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畏惡之未必覆人之舟尚父因河有此異物因以威衆

案淮南及論衡所載卽述此經杖鉞把旄以濟孟津之事當渡時疾風晦冥波流逆擊故尚父號蒼兕威衆因神以化欲令急渡也此皆今文尚書說馬融獨以蒼兕爲主舟楫官名蓋據古文說故與今文家異

後漢書蔡邕傳曰尚父者太公輔周翦商故特爲其號韋昭國語魯語注書曰後至者斬

三國志魏志注荀攸勸進表曰呂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據八百諸侯之勢暫把旄鉞一時指麾

三國志注引獻帝紀蔡邕曰昔武王受命太公爲師輔佐周室以伐無道是以天下尊之稱爲尚父

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尚書大傳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

案詩思文正義及後漢書杜篤傳注引此文竝作今文泰

誓又尚書正義引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太誓同

白虎通爵篇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

周本紀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漢書董仲舒傳仲舒對策曰臣聞天瑞應時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師古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謂伐紂之時有此瑞

又終軍傳終上對曰昔武王中流未濟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羣公咸曰休哉此天之所以示饗而上通之符合也○張晏曰周木德也舟木也殷水德魚水物魚躍登舟象諸侯順周以紂畀武王也

又司馬相如傳相如上封禪書曰蓋周躍魚隕杭休之以燎微夫斯之爲瑞也○應劭曰杭舟也休美也○師古曰燎祭天也謂武王伐紂白魚入于王舟俯取以燎

後漢書光武紀羣臣奏曰受命之符人應爲大萬里合信不議同情周之白魚曷足比焉○注引尚書中候曰武王伐紂度孟津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告以伐紂之意也

又王霸傳霸謝曰神靈之佑雖武王白魚之應無以加此○注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

案周頌思文正義引鄭大誓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魚無手足象紂無助白者殷正色天意若曰以殷予武王當待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之瑞卽變稱王

應天命定號也涘厓也王出于岸上燔魚以祭變禮也又
引尚書中候合符后曰魚長三尺赤文有字題之目下授
右注云佑助也天告以伐紂之意是其助然則目下有此
授右之字也而彼授右之下猶有一百二十餘字乃云王
維退寫成以二十字魚文消蓋其鱗甲之上有此字非目
下所能容今攷論衡紀妖篇云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
予發此亦其赤文之字也又中候我應篇文王戒武王曰
我終之後但稱太子河洛復告遵朕稱王與此經升舟稱
太子白魚入舟之下稱王跪取適相符合故鄭君以爲得
魚之瑞卽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據周本紀先記白魚入
舟火流爲烏後述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乃還
師歸居二年聞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于是武王徧告諸
侯乃東伐紂是觀兵之時三仁尚在位也鄭注皆用今文
尚書說史記集解引馬融曰魚者介鱗之物兵象也白者
殷家之正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雖與鄭義稍異亦
本今文家說隋志引洪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
有鱗甲兵之應也然則馬說卽本此傳矣
論衡紀妖篇曰太公釣得巨魚剖魚得書云呂尚封齊及武
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後漢書杜篤傳論都賦曰燔魚剖蛇莫之方斯○注云今文
尚書泰誓篇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以
燎羣公咸曰休哉鄭元注曰燔魚以祭變禮也

三國志先主傳許靖等上言曰瑞命符應非人力所致昔周
有烏魚之瑞咸曰休哉
三國魏志注引桓階等奏曰周武中流有白魚之應不待師
期而大號已建所以祗承天命若此之速也
又魏志注引劉若等上書曰雖有虞儀鳳成周曜魚方今之
事未足以喻
又魏志注引太史丞許芝曰昔黃帝受命風后受河圖舜禹
有天下鳳皇翔洛出書湯之王白烏爲符文王爲西伯赤烏
銜書武王伐殷白魚升舟高祖始起白蛇爲徵巨跡瑞應皆
爲聖人興
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
五至以穀俱來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復哉復哉

尙書大傳武王伐紂觀兵于孟津有火流于王屋化爲赤烏
三足
周本紀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
聲魄云○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爲鵰鷁鳥也馬融曰明武
王能伐紂鄭元云烏是孝烏言武王能終父業亦各隨文而
解也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天瑞應時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
火復于王屋流爲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
師古曰周公視火烏之瑞廼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
德故天報以此瑞也亦見今文泰誓也

又王莽傳曰或光自上復于下流爲烏
論衡初稟篇文王得赤雀武王得白魚赤烏儒者論之以爲
文王受命于天天用雀與魚烏授之天用赤雀命文王文王
不受復用魚烏命武王也
又講瑞篇武王之時火流爲烏云其色赤赤非烏之色故云
其色赤
又指瑞篇魚者水精白者殷之色也烏者孝鳥赤者周之應
氣也先得白魚後得赤烏殷之統絕色移在周矣據魚烏之
見以占武王則知周之必得天下也
案論衡所述乃漢經師相傳舊說也皆與鄭注太誓語合
詩思文正義引鄭泰誓注云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
舍上流猶變也雕當爲雅雅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爲烏
天報武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
瑞臻赤周之正穀紀后稷之德禮說曰武王赤烏穀芒應
周尚赤用兵王命曰爲牟天意若曰須暇紂五年乃可誅
之武王卽位此時已三年矣穀蓋牟麥也詩云貽我來牟
按太誓之注不解五至而合符后注云五至猶五來不知
爲一日五來爲當異日也言五至以穀則第五至時乃有
穀耳書說烏以穀俱來云穀以紀后稷之德者尚書旋機
鈐及合符后皆有此文注云稷好農稼今烏銜穀故云紀
之也史記集解引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鵰鸑鷟
也明武王能伐紂魄然安定意也馬以鵰爲鸑鷟烏魄之義

爲安定若言武王能誅紂則天下安定也誼與鄭異蓋據古文尚書說古文作鴞今文作鴟今文讀鴞字當爲雅雅烏也烏有孝名見於書說則亦經師相傳之舊誼也又案王鳴盛云天意須暇紂五年者多方篇曰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鄭彼注云夏之言暇也天覬紂能改待暇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卽位此時三年者帀三年誅紂是帀五年爲須暇也云武王卽位此時三年者帀三年也八年卽位至此十一年適帀三年未滿五年見未可誅紂鄭具言此是解五至之意明以天意爲五至示武王當待五年一至爲一年也江聲曰鄭云五日燎後日數者謂燔魚以祭之明日爲一日數至第六日爲五日也鄭以五日是天須暇紂五年之意一日當一年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踰年卽位爲八年數至十三年伐紂是第六年乃爲須暇紂五年故知除燎日數爲五也喬樅謂鄭據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自七年數至十三年乃第六年故解須暇五年爲帀五年而解此五日爲燎後日數乃祭之第六日也其說未免牽强如據漢書律歷志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則自九年數至十三年適爲五年卽天須暇五年之意矣律歷志載武成篇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不除辛亥日數之則此五日謂是燎祭之第五日亦無不可也餘說詳後

三國魏志注引劉廙等言曰周武未戰而赤烏銜書

三國吳志孫策傳注引吳錄張紘曰天下神器不可虛干必須天贊與人力也殷湯有白鳩之祥周武有赤烏之瑞皆因民困於桀紂之政故能斐去無道致成其志

又吳志孫權傳注引吳書赤烏元年羣臣奏曰昔武王伐紂有赤烏之祥君臣觀之遂有天下聖人書策載述最詳以爲近事既嘉親見又明也

案裴松之三國志注引吳書曰紘入太學事博士韓宗治京氏易歐陽尚書又於外黃從濮陽闓受韓詩及禮記左氏春秋據此是子綱於尚書習歐陽氏之學也

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

墨子非命下篇云太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監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商昔者紂執有命而行武王爲太誓去發以非之

案墨子引太誓文如此今本字多譌舛天字作而商字作帝非是此節皆有韻之文作商則與上文韻叶今訂正之云君子者對諸大夫而言也所云去發不可放去字疑是告之譌下文去發以非之疑有脫字當云周公旦告發以非之蓋卽董子所稱尚書傳云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

此以勸之也恐恃之之意謂周公與諸大夫言天道無親惟德是輔天有顯德云云皆言天命之不可恃也此篇下文言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是卽以周公此語書以告王此正君臣相戒之詞也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萬章篇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趙岐注曰太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案馬融書序舉書傳所引太誓五事不在太誓中者孟子滕文公篇引太誓曰我武維揚五句其一也而萬章篇引太誓兩句不與焉則此兩句實見尚書太誓篇矣詳此二句當次在受之大商文下茂哉茂哉文上庶語氣一貫也

茂哉茂哉

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

案尚書傳申釋周公曰茂哉茂哉之意言天命不可恃當敬承之則此茂字當是與懋通懋勉也皋陶謨懋哉懋哉董子對策引書云茂哉茂哉彊勉之謂也是其確證已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周禮大祝職賈公彥疏曰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

漢書劉輔傳輔上書言臣聞天之所興必先賜以符瑞天之

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
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烏之瑞也

案周禮疏所引太誓文又見儀禮士昏禮疏及禮記檀弓
正義節引蓋周公喜得此瑞而卽戒以天命之不可恃劉
輔云君臣祗懼動色是正說此經茂哉茂恐恃之之義也
王鳴盛曰據大祝疏俜太誓得火烏之瑞使上附以周公
書云云則此節正當在此其云周公書殆卽所謂茂哉恐
恃者故王動色變正劉輔所云君臣動色相戒是也

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昔周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
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尚猶憂懼況

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

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詞皆曰受可伐王曰爾
未知天意未可伐乃還師歸

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
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

又齊太公世家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
公作此太誓

又秦楚之際月表序曰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
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爲未可其後乃放弒○
索隱曰謂湯放桀武王誅紂也

案八百諸侯至不謀同詞四句見馬融書敘傳太誓文又

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至未可伐見詩閟宮正義引太誓
文攷尚書正義謂太誓上篇是觀兵時事然則史記自武
王上祭于畢至還師歸皆觀兵于盟津時事也茲錄爲上
篇如左

漢書婁敬傳敬說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
侯

案婁敬說高祖在漢五年是時伏生壁中書且未出無論
後得之泰誓蓋泰誓之文往往散見於傳記中故婁敬得
據以爲言也

新序善謀篇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呂望伯夷自
海濱來歸之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滅殷

論衡恢國篇紂爲至惡天下叛之武王舉兵皆願就戰八百
諸侯不期俱至

越絕書曰武王以禮信文王死九年天下八百諸侯皆一旦
會于盟津之上不言同辭不呼自來盡知武王忠信欲從武
王與之伐紂當是時比干箕子微子尚在武王賢之未敢伐
也還諸侯歸二年紂賊比干囚箕子微子去之剖妊婦殘朝
涉武王見賢臣已亡乃朝天下興師伐紂殺之武王未下車
封比干之墓發太倉之粟以贍天下封微子於宋此武王以
禮信也

案據此是微子之封於宋在武王時事與禮記言下車而
封夏后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正合逮後武庚叛誅

遂以微子紹殷爲二王之後作賓王家耳非於誅武庚後
始受封也

後漢書劉元傳論曰周武王觀兵孟津退而還師以爲紂未
可伐斯時有未至者也

又公孫述傳博士吳柱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津八百諸
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啓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
師千里之外啓廣封疆者也

又鄭興傳興說隗囂曰昔文王承積德之緒加之以睿聖三
分天下尚服事殷及武王即位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皆曰紂
可伐矣武王以未知天命還兵待時

又袁術傳主簿閻象進曰昔周自后稷至于文王積德累功
三分天下猶服事殷

又孫策與術書曰成湯討桀稱有夏多罪武王伐紂曰殷有
重罰此二王者假使時無失道之過無由逼而取也

案據三國志注引吳錄云云是此書策使張紘所爲也

三國吳志陸抗傳抗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
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
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

文選班固幽通賦曰發還師以成命○曹大家注云發武王
名也○應劭曰成命以成天命也○李善曰周書武王觀兵
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

又任彥昇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表曰八百不謀○李善注
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涖以祭
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於郊下者八百諸侯
案李善所引周書皆今文泰誓之詞三家今文尚書已亡
而此泰誓篇固存於馬鄭王本尚書中今文古文竝無大
異也
三國魏志注引黃初四年詔曰昔周武伐殷旋師孟津
又三國志楊阜傳阜上疏曰武王還師殷卒以亡知天期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二終

江山劉毓崧家
新陽汪之昌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二　南菁書院

今文尚書經說攷十一　侯官陳喬樅樸園著

武王伐紂

周書二

史記周本紀居二年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
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於是武王徧告諸侯曰
大誓中弟六十二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
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以東伐紂

今文尚書附入

白虎通誅伐篇曰伐者何謂伐擊也欲言伐擊之也尚書曰

武王伐紂

論衡齊世篇曰語稱上世之時聖人德優而治功有奇舜承堯不墮洪業禹襲舜不虧大功其後至湯舉兵伐桀武王把鉞討紂蓋其德劣而兵試武用而化薄不能相逮之明驗也此言妄也堯舜之禪湯武之誅皆有天命非優劣所能爲人事所能成也使湯武在唐虞亦禪而不伐堯舜在殷周亦誅而不讓經言叶和萬國時亦有丹朱鳳皇來儀時亦有有苗兵皆動而竝用則知德亦何優劣而小大也

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鼛譟師乃慆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尚書大傳曰維丙午王逮師前師乃鼓鼛譟師乃慆前歌後舞也

白虎通禮樂篇曰夫歌者口言之也中心喜樂口欲歌之手欲舞之足欲蹈之書曰前歌後舞假于上下

禮記文王世子篇下管象舞大武注曰師樂爲用前歌後舞

○正義曰是今文太誓之文也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假于上天下地

案據鄭注周禮大司馬職引書曰前師乃鼓鼛譟及毛詩大明正義引太誓曰師乃鼓譟云云則是大傳所載乃太誓經文也慆或作韜說文心部曰慆悅也从心舀聲悅與喜誼同又手部曰韜搯也从手舀聲周書曰師乃韜韜者拔兵刃以習擊刺詩曰左旋右韜許所引書與大傳字異

義異蓋據古文說也

樂說稽耀嘉曰武王承命興師誅於商萬國咸喜軍渡孟津前歌後舞

鹽鐵論取下篇曰武王行師士樂爲之死民樂爲之用論衡感虛篇曰武王渡孟津時士眾喜樂前歌後舞三國志龐統傳先主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

鳧藻

後漢書劉陶傳陶議曰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眾悅其事興戎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

鳧噪

王逸楚詞章句曰武王三軍人人樂戰竝馳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讙呼

後漢書南夷列傳曰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陳俗喜歌舞高祖觀之此武王伐紂之所謂巴渝舞也

案常璩華陽國志巴志篇云武王伐紂巴師歌舞以凌故世稱之曰前歌後舞皆是說此經之事也王鳴盛曰蔡說文無此字疑當爲拊拊亦擊耳譟者周禮大司馬云車徒皆譟鄭云譟讙也且引此經以證然則師心喜悅或有鼓或有拊而讙譟耳喬樅謂蔡譟叔師楚詞注作鳧噪後漢書杜詩傳士卒鳧藻又劉陶傳武旅有鳧藻之士亦即蔡

譟也雖字別而聲義同疑爲歐陽夏侯本之異文鼓鳥噪藻皆假借字攷隸釋載魏大饗碑云士有拊譟之歡民懷惠康之德字正作拊鳳喈王氏說是也

司馬在前

詩大明正義曰太誓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

案此經及注又見太平御覽及玉海王鳴盛曰王以司馬爲太公者前觀兵之時太公杖鉞以號此伐紂之時亦宜太公在前也江聲曰逸周書克殷解云武王使尚父與伯夫致師然則爲司馬而居前當是太公矣

一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史記周本紀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孟津

案書敘云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周以十一月爲正殷以十二月爲正周之一月殷之十二月也故史記云十二月戊午也與經文正相符合又案史記周本紀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張守節正義云十字當爲九喬樅謂張說非也此十字乃七之誤耳若如張說改十爲九則下文九年武王上祭於畢九年當作十一年始合又下文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十二年又當改作十三年矣攷齊太公世家云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伐商紂徐廣曰十一年一作十三年雖史記本有作十三年者以彼證此亦可附會其說然一作十三年究是傳寫之

譌不足爲據也何以明之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
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
王亦醜故問以天道卽洪範篇所由作也作洪範在克殷
二年後而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於箕子則史記載
克殷之爲十一年確有明證矣文王受命七年而崩者今
文家之說也謂爲受命九年而崩者古文家之說二說不
可强合史記所據皆今文尚書也故與伏生大傳同鄭君
治古文尚書而於文王受命則從今文家說以七年崩爲
是今攷漢書律厤志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
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
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以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

曰武王克殷以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
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歲在鶉火故傳曰
歲在鶉火則我有周之分壄也師初發以殷十一月戊子
日在析木箕七度故傳曰日在析木是夕也月在房五度
房爲天駟故傳曰日月在天駟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朔
合辰在斗前一度斗柄也故傳曰辰在斗柄明日壬辰晨
星始見癸巳武王始發丙午逮師 案逮今本譌作還非是
逮師是其確證王鳴盛尚書後案江聲尚書集注不知漢
書還字乃傳寫之譌反據以改大傳逮師作還師殊爲失
攷茲據尚書大傳訂正作逮師戊午度于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三
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與婺女伏厯
建星及牽牛至於婺女天黿之首故傳曰星在天黿周書

武成篇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
周于征伐紂序曰一月戊午師度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
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矣故外傳曰
王以癸亥夜陳武成篇曰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
子咸劉商王紂據漢志則史記所云十二月戊午即周之
一月故太誓序云一月戊午也正月甲子即周之二月五
日故武成篇云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也史記於齊世
家言正月甲子於周本紀言二月甲子一據殷正言之一
據周正言之徐廣注云此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然則殷
之十二月信爲周之一月矣律麻志言武王伐紂月日皆
與尚書史記合惟以文王受命九年而崩與尚書大傳言
受命七年而崩不合考逸周書云文王受命九年惟暮春
在鎬召太子發作文傳與律麻志同則以爲文王受命九
年而崩者是也書西伯戡黎正義引伏生書傳云文王受
命一年斷虞芮之質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
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崩鄭君據此謂文王受命七年
而崩武王逾年卽位稱太子而不稱王十一年觀兵盟津
有白魚入舟之祥乃始稱王故於洛誥篇末云文武受命
周公居攝皆七年此今文家之說也律麻志本於三統麻
三統麻及譜皆劉歆所造此古文家之說也尚書經秦火
之餘伏生壁藏之及漢定求其書已亡失十之六七其後
教于齊魯之閒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命年數記憶未能

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厤又推法最密要宜爲可信史記敘虞芮質成事雖有西伯蓋受命之君語而未著受命之年其又稱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亦未始質言之則以書缺有閒故也又伏生書傳言殷紂四西伯在四年伐畎夷之後史記周本紀言文王囚羑里在虞芮質成之先說復不同此則當從史記爲是司馬子長與鄭君均從今文家文王受命七年之說但史記以武王觀兵在九年伐紂在十一年訪箕子作洪範在十三年鄭君以武王觀兵在十一年伐紂在十三年以箕子歸作洪範卽在此年此又其不同也蓋鄭君治古文尚書多參用今文家說故於金縢既克商二年注云武王于

文王崩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按六年爲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則觀兵乃十一年事矣又於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注云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而崩周公以文武受命皆七年不敢過其數按武王得白魚之瑞受命稱王是觀兵時事觀兵在十一年克殷在十三年有疾在克殷後二年瘳後二年而崩適符七年之數皆以文王受命止七年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此皆注古文尚書而參用今文家之說也管子小問篇云武王伐殷克之七年而崩是亦以伐殷在十一年然則傳聞異詞春秋時已有兩說故古文今文諸家亦各據師說互有異同由今攷其同異而辨析之則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克

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一年克殷後七年武王乃崩者此今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克殷在文王受命之十三年克殷後五年武王卽崩者此古文家說也謂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乃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者此鄭君參用古文今文兩家而折衷之之說也究之自文王受命至武王崩中閒凡十有八年則古文今文兩家年數皆同故鄭君得爲此調停之說學士生數千載之後者疑以存疑焉可也

師畢渡盟津

後漢書光武紀孟津注引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俗名戍津今河陽縣津也

案後漢書王霸傳注引今文尚書曰武王渡盟津白魚躍入王舟是知三家今文或作孟津或作盟津本亦各有異同章懷所引與論衡所據尚書本作盟津者正合

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

尚書大傳曰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鄭注惡皆爲亞亞次也觀臺靈臺知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

案周禮肆師注引尚書大傳作亞字賈疏云王升舟以下者謂說武王於文王受命十一年觀兵之時武王於孟津波河升舟入水在前鼓鐘亞王舟後觀臺亞者觀臺可以望氛祥亞鼓鐘後將舟亞者以社主殺戮而軍將同故

名社主爲將將舟亞在觀臺後宗廟亞者宗廟則遷主也
亞在將舟後喬樅謂此節王升舟當是伐紂時事非觀兵
時事何以明之史記言觀兵時爲文王木主載以行則非
遷廟主矣言太子發升舟則尚未稱王也今此傳既言王
升舟鄭此注又以宗廟爲遷主是在十三年伐紂之時明
矣賈疏以此爲十一年觀兵之事恐未確也

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周本紀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孜孜無怠

說文支部孜汲汲也从支子聲周書曰孜孜無怠

詩大明正義太誓曰咸曰孜孜無怠

詩譜敘正義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
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案孜孳古字同故書正義引太誓皆作孜孜此諸侯勸勉
武王之言也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〇正義
詩鴻雁序鄭箋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曰今太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爲天下父母民之得有善
政有安居彼武王欲伐紂民喜其將有安居是民之所欲安
居爲重也

案詩譜序正義引太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
將有立父母云云據此則知無怠與天將文連也詩正義

多宗鄭恉此條申釋太誓之語當是本之鄭注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九十二終

元和管禮昌顧光昌校